



契丹國志卷之十一

天祚皇帝中

天慶九年

宋徽宗宣和改元
金天輔二年

春有赤色氣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西方有火五團下行十餘丈不至地而滅夏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則太祖之天膳堂懷州則太宗德光之崇元殿慶州則望僊望聖神儀三殿并先破乾顯等州如凝神殿安元聖母殿木葉山之始祖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燒畧盡發掘金銀珠玉所司即以聞蕭奉先皆抑而不奏後天祚雖知問及陵寢事奉先對以初雖侵犯元宮劫掠諸物尚懼列聖威靈不敢毀壞靈柩已指揮有司



脩葺巡護奉先迎合誕謾類皆如此遼國屢年困於用兵有應
州諸富民子弟自願進軍馬人獻錢三千貫特補進士出身諸
番部富人進軍獻馬獻粟納官各有差又曰燕王言遼東失業
饑民困踣道路死者十之八九旨令中京燕雲平三路諸色人
牧養候次年第等推恩官爵之濫至此而極夏四月朔日食

天慶十年

宋宣和二年
金天輔三年

保大元年

宋宣和三年
金天輔四年

春日有青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鉦金而湧日旁有青
黑色正如水波周迴而旋轉將暮而止金人自破上京終不
出師然遼國防屯如故有東南怨軍將領董小醜坐討平州賊

逗遛不進被誅本部隊長羅青漢董重孫等倡率怨軍作亂攻
緜州月餘不能下賴都統耶律余都援兵至怨軍始懼郭藥師
等內變自殺賊魁羅青漢等數人就招安都統蕭幹奏選留二
千人為四營擢郭藥師張令徽一作劉舜臣甄五臣各統將領
餘六百人悉送燕雲平三路充禁軍或養濟實欲分其勢也余
都謂蕭幹曰前年兩營叛劫掠乾州已從招降今歲全軍復叛
而攻緜州苟我軍不來城破則數萬民人被害所謂怨軍未能
報怨於金人而屢怨叛於我家今若乘其解甲遣兵掩殺淨盡
則永絕後患幹曰亦有忠義為一時脅從者豈可盡誅之二人
議論不合交章竝奏卒從蕭幹之議遠自金人侵犯以來天下

郡縣所失幾半生靈塗炭宗廟邱墟天祚尚以四時遊畋為工
作之費未嘗少輟遂失内外人心常有倦處萬幾之意有四子
長曰趙王昭容所出次曰晉王文妃所出又次曰秦王魯王並
元妃所出國人皆知晉王賢而屬望焉元妃兄樞密使蕭奉先
慮秦王不得立密圖之未有以發晉王母文妃姊妹三人長適
耶律撻曷里次適余都會撻曷里妻常過余都家蕭奉先密遣
人誣告其結余都將立晉王尊天祚為太上皇事發曷里妻等
皆伏誅文妃亦賜死獨留晉王時余都在軍中聞之懼即領千
騎并骨肉車帳叛歸金國時方盛夏途中為霖雨所阻天祚遣
知奚王府蕭遐買宰相蕭德恭太常袞耶律啼哩姑歸州觀察

使蕭和尚奴太師蕭幹各領本部軍馬會合追之閭山縣相及
諸軍議曰今天祚信用奉先致晉王之禍兼奉先平日視晉
蔑如也余都宗室之豪俊負氣不為人下若擒余都則他日吾
曹皆余都也不若縱之為利皆曰諾於是紿云追之不及余都
既亡奉先懼諸將皆叛乃
加蕭遐等爵賞以慰其心

保大二年

宋宣和四年
金天輔五年

春金人陷中京

中京即
奚國也

先是金主阿骨打遣使曷魯等如宋
自海上歸得書意宋朝絕之乃命其弟故礪國相孛極烈并粘
罕兀室用遠降人余都為前鋒由奚西過平地松林駐白水別
遣精兵五百騎到松亭關邀截本京官民奔逸車來天祚在燕

京聞報甚懼即日出居庸關又聞余都為前鋒領兵奄至蕭奉先奏曰余都乃宗支也豈欲忘查不過求立其甥晉王而已何惜一字伐其奸謀遂賜晉王死晉王賢而民望死于非罪行闕百官諸軍聞之莫不流涕自是人心益離 三月報余都兵至天祚率騎兵五千西奔雲中府留宰相張琳李處溫等與燕王同守燕天祚去時衛士五千中途潰散僅諸王并長公主駙馬諸子三百餘騎過雲中城下撫諭留守蕭查刺轉運劉企常等曰金兵不遠好與軍民守城但取馬三千匹由天德趨漁陽入夾山曰謂蕭奉先曰使我至此皆汝之由汝急去人不容汝奉先慟哭辭去行二十里為左右人殺之金兵到雲中蕭查刺等

率軍民父老開門迎降金主阿骨打留精兵三百騎與留守自衛而追天祚幾及應行宮內庫三局珍寶祖宗二百餘年所積及其幼女悉為俘掠一空金兵自追天祚旬日未回雲中兵變推馬權韓執謙為都統逐出蕭查刺等及衛兵閉門拒守飛申燕王求救燕王權位之初無兵可遣但指揮蔚州發兵應援金兵回至城下見留守等被逐督軍民攻城弥旬破城報馬權韓執謙等盡殺之諸軍陷朔應諸州擄去羣牧良馬三萬匹天祚自奔夾山命令不行燕王守燕深得民心李處溫與族弟處能及其子與都統蕭幹挾怨軍謀立燕王 報在府百官諸軍僧道父老數萬人於三月十七日詣燕王府方邀張琳告其事琳

曰攝政則可未可即真處溫曰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百官班立獨琳有難色既而王出李與以赭袍披之百官軍民拜舞山呼王驚泣辭不獲免而即位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改怨軍為常勝軍以李處溫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勇義知樞密院虞仲文知參政張琳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外雖元老尊之其實不欲其位在已上也李處溫能與數百人以定策功補官方議降赦燕中父老再告隨駕內檢點劉彥良奸佞之人導引天祚為一切失德之事國人呼為肉柱杖益其倚附而行也妻雲奇者本娼婦也日夕出入禁中以為諧謔夫婦共為國害請先誅而後降赦是日梟彥良夫婦之首於市人爭鬻肉而食之然後肆赦燕王廢天祚為湘陰王詔曰天道既不行揖遜之風皇天無私自廢興之數事貴責效人難以為朕幼保青宮長歸朱邸雖曰人情之久繫誰云神器之可求欲避周公之嫌未忘季札之節奈以一旦之無主至使四海之求君推戴四從謳歌百和不敢墜祖宗之業勉與攬帝王之權寔懼纂圖之為難尚思復辟之可待近得群臣之奏慨陳前主之非所謂復諫矜能比頑棄德躁動靡常即平居多謔言室家之杼柚盡空更恣淫費宗廟之衣冠見毀不輟遊畋漢子之戮寔無名伋妻之亂孰可忍加以權臣壅隔政事糾紛左右離心遐邇解體訖無悛悟以至播遷伊感自貽大勢已去是謂辜四海之望安

得冒一人之稱宜削徽名用昭懋德方朕心之牽愛尚不忍從
奈羣議之大公正復見請勉循故事用降新封可降封為湘陰
王嗚呼命不于常事非得已豈予小子敢專位號之尊蓋順衆
心以為社稷之計凡在聞聽體予至懷 燕王自稱帝後以燕
雲平中京上京遼西六路奄為已有而沙漠以北西南面西北
路招討府諸蕃部族天祚主之猶稱保大二年遼國自此分之
矣 夏四月燕王遣知宣徽南院事蕭撻勃也樞密副承旨王
居元充告謝使詣宋至白溝等候宋徽宗降旨以天祚現在夾
山燕王安得擅立令雄州却之人使遂回 是時宋命太師童
貫為宣撫使以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邊下詔復燕雲故地

仍以三策付童貫如燕人悅而取之曰復舊疆上也燕王納款
稱藩次也燕人未服按兵巡邊下也貫遣張寶趙忠貴書往諭
燕王使舉國內附故書略曰吳越錢俶西蜀孟昶等歸朝以來
世世子孫不失富貴况遠之與宋歡好百年誠能舉國內附則
恩數有加苟懷執迷後時失機恐有彭寵之禍起于帳中淳得
書斬其二使又令趙翼本董虎兒遣使臣說諭易州土豪史成使起
兵獻城為史成執送燕京斬之 五月童貫再遣种師道等帥
兵數萬壓境問罪先遣閣門宣贊馬擴持宋徽宗手詔撫諭燕
王使納土以歸世世不失王爵并告燕民示以存恤之意王雖
不從心亦懷懼馬擴過白溝有漢兒劉宗吉者私出見擴許開

涿州門以獻擴以二榜付之是時宋師稍集种師道摠東路之衆屯白溝王稟將前軍楊惟忠將左軍种師道將右軍王珪將後軍趙明揚志將選鋒軍辛興宗摠西路之衆屯范村楊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光世龔景將右軍曲竒王育將後軍吳子厚劉安將選鋒軍並聽劉延慶節制以劉鞫宇文黃中為參謀鄧瑄為廉訪六月童貫至高陽閔駐軍用知雄州和銑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出于不得已之意如敢殺人並從軍法若有豪傑以燕京來獻除節度使燕王遣大寔林牙領一千五百餘騎屯涿州新城林牙詰以兩國盟好何為興師既是信使安得結劉宗吉獻城擴曰女真兵已至山後本朝

乃是遣兵救燕劉宗吉見投安得不納林牙曰本欲宣贊緣自来通和不欲太甚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大暑熱毋令諸軍徒苦語畢上馬馳去前軍統制楊可世信和銑言燕人久欲內附必有箠食之迎將輕騎數千過界趨蘭溝甸乃先遣人以旗榜渡河橋開示林牙見之曰有死而已可世為所掩被傷而退燕王益兵二萬遣蕭幹統之將渡白溝東諸將皆欲迎戰師道曰不可妄動尋退兵蕭幹迎戰於范村甚力辛興宗遣楊可弼救之仍自督戰乃却凡駐白溝河十有二日乃還師退保雄州其日北風大雨雹追騎大至詬以敗盟追至雄州其日童貫以其兵尚盛未可以取歸罪和銑益謂探報不寔妄請興師既而徽宗

降詔頒師當燕王僭號之初漢軍多而番軍少蕭幹建議籍東西奚二千餘人及嶺外南北大王乙室王皮室猛拽刺司遠民遭金人入寇徃徃竄山谷沙漠間聞燕王立無不內向然人馬飢甚不能遠來遂令州縣招之得萬餘戶選一人為軍支贍家錢三十貫謂之瘦軍既而散處涿易間侵掠平民甚于盜賊主兵之官而不問後常勝軍叛歸南朝首殺涿州瘦軍家口不以罪以取悅人心 是月燕王病聞天祚自夾山傳檄至天德雲丙朔武應蔚等州已會合諸番精兵五萬騎約秋八月入燕并遣近位小底查判馳馬問勞燕王并索衣裘茗藥王甚懼會南北大臣會議李處溫蕭幹謂莫若迎秦而拒湘湘者天祚降封為湘陰王

秦者乃天祚次子秦王也召百官共議有從吾議者東立獨有南面諸行部署耶律寧處西謂天祚果能復興何名拒之迎子拒父亦無是理處溫以寧搖衆欲誅之淳撫枕嘆曰此忠臣也天祚果來吾有死而已將何辭以見天祚兵出漁陽僅渡蔚應等州復為所敗虜其元妃諸王天祚渡奔夾山二十四日淳薨謚曰寅宗無嗣 李處溫及其子與舊與趙嗣良善童貫使嗣良以書約為內應募謀者投之并通書馬柔言等令結義士開門迎降拘執虜囚以踐徃者歸朝滅虜之言處溫亦令與以帛書相贈答及淳卧病知必死授處溫都元帥欲以身後托之病既亟蕭幹與大寔林牙矯命宰相侍疾獨處溫不至陰聚武勇軍二千馬

備紿云奉密旨防他變是夜淳死不發喪幹等先集騎三千陳於毬場會百官議立燕王妻蕭氏為太后權主軍國事奉迎天祚次子秦王為帝從其議者書名押字無敢有一異者蕭氏遂即位于柩前改元德興 蕭后者燕王秦國妃也妃兄弟坐章奴誅天祚囚之上京女真破得出又囚于中京淳立而歸后以蕭幹有援立加封為越王天祚聞淳死下詔削其官爵并妻蕭氏亦降為庶人仍改姓為虺氏后僭位時獨李處溫後至稱賀屬時多難未欲即誅赦其罪但追毀元帥宣劄而已有弟處能懼禍及已落髮為僧蕭后送海島龍雲寺或告云處溫父子潛通童貫欲挾后歸宋朝后引問處溫曰卿父子於寅宗有定策

功宜數世宥不當以讒獲罪向使燕王如周公終享親賢重名於後世豈不勝大寧王述軋楚國王涅里耶遠親王謀反誅者誤燕王者皆汝父子併數他罪數十處溫無以對遂賜死其子奭凌遲處斬命籍其家貲得現錢七萬餘貫金銀珍玉稱是皆自為宰相數月之間四方賄賂公行所得初處溫聞天祚播遷勸立燕王僭號以圖息幸及燕王死後遼國將亡失其所依北通金國南結童貫願扶蕭后以納之皆非至誠欲為身謀而至此反為身禍及宋師撫定燕王追封處溫為廣陽郡王子李奭為保寧節度使以其家為廟錄其孫一人 八月金主趨中京道聞天祚聚兵于國崖亟往攻之大戰生擒都督蕭規天祚脫身走及

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金主遣偏將帥兵七千擊破之屬秋霖水暴至夏人溺死不勝計金主屢勝兵驕遂曰秋成並邊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自燕王死後蕭后專政遣恐漢人應南軍將謀之管常勝軍郭藥師遣使奉表降宋高鳳亦以易州降時宋童貫回雄州在道中而郭藥師至授以軍八千并易州義兵五千並隸劉延慶為向導軍聲大振九月蕭后遣蕭容韓昉詣宋奉表稱藩冬十月宋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會于涿州時兵衆五十萬攻燕進駐盧溝河燕軍蕭幹亦于燕城十里外築壘相拒藥師命延慶選常勝軍五千騎間道襲燕至夜半渡河啣枚而進

質明常勝五千騎雜鄉人奪迎春門以入大軍已至燕城遣人諭蕭后使降蕭幹知宋師入燕亟往救人皆死闔藥師屢敗奔門不得出盡棄馬絕城而下死傷過半還者數百騎而已時宋師屯盧溝河者未動蕭幹兵纔數千得漢兒兩人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軍一萬吾師三倍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舉火為應殲之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既夕而遁衆軍遂潰自相踐踏幹遣騎追至涿水北而回十二月金粘罕趨南暗口撻懶駙馬趨北牛口金主趨居庸關分三路入燕蕭后既敗奉表於金稱藩請和金主不許自媯儒二州進兵抵居庸關遣人棄關走

契丹國志卷之十二

天祚皇帝下

保大三年

宋宣和五年金天輔六年五月以後吳乞買立改元天會

春正月金主入居庸闕時到燕蕭后聞居庸失守夜率蕭幹

及車帳出城聲言迎敵寔出奔國相左企弓等辭于國門后曰

國難至此我親率諸軍為社稷一戰勝則再見卿等不然死矣

卿等努力保吾民毋使濫被殺戮言訖泣下后未行五十里金

人遊騎已及城左企弓等方備守具忽報統軍蕭乙信啓城門

金人全軍入登城矣於是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劉彥忠蕭乙

信等迎降出丹鳳門球場內投拜阿骨打戎服坐衆呼萬歲皆

伏拜待罪于下譯者曰我見城頭砲繩蓆角未曾解動是無拒我意也 初蕭后東歸以避金人至松亭關議所往耶律大寔林牙遼人也欲歸天祚四軍大王蕭幹奚人也欲就奚王府立國有寅宗駙馬都尉勃迭曰今日固合歸天祚然而有何面目相見林牙命左右牽出斬之傳令軍中有敢異議者斬于是遼奚軍列陣相拒而分矣遼軍從林牙挾蕭后以歸天祚于夾山時奚渤海軍從蕭幹留奚王府幹據府自立僭號為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興時奚中缺食 夏六月奚兵出盧龍嶺攻破景州殺守臣劉滋通判楊伯榮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慶仁軍馬于鴈門鎮攻陷薊州守臣高公輔棄城走又寇掠燕城其

鋒銳甚有沙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宋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郭藥師切責之 秋九月奚兵遇郭藥師戰於腰鋪大敗而歸藥師乘勝過盧龍嶺殺傷過半從軍老小就糧于後者悉為常勝軍所獲回而招降到奚渤海漢軍五千餘人諸軍既失老小忿怨為蕭幹所誤為其部曲得哥殺之傳首於河間府安撫使獻於朝宋徽宗御紫宸殿受賀 是時蕭幹既敗於胥鋪其黨兜離不在峯山亦敗生擒偽阿骨打魯太師獲耶律德光尊號保檢契丹塗金印常勝軍曰此橫甚藥師復佐之朝廷不能制 耶律大寔林牙領兵七千到夾山天祚命殺蕭后并外甥常哥餘免本罪 張穀者平州人也登進

士第建福元年授遼興師遼興師乃平州節度使曰鄉兵經過殺節度使蕭諦里全家二百口劫掠家貲數十萬穀以鄉人能招安息亂以功權知平州事穀度契丹必亡藉管內丁壯克軍得萬人馬一千匹招豪傑潛為一方之備蕭后常遣太子少師時立愛知平州穀有不容之意由是立愛常稱疾不出穀依舊權知州事會金人下燕粘罕首以張穀事問叅知政事康公弼曰張穀狂妄窳謀雖有兵數萬皆鄉民器甲不備資糧不給彼何能為示之不疑圖之未晚也粘罕召時立愛赴軍前進加穀為脩海軍節度使依舊知平州事將穀燕民由平州歸國粘罕謂左企弓曰我選精兵三千餘騎先下平州擒張穀何如左企弓輩以

為然獨康公弼曰若加以兵是趨平州叛也公弼舊為平州守臣願往伺之遂授以金牌馳騎見穀諭以粘罕之意穀曰契丹天下八路七路已下獨一平州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北防蕭幹侵掠故也厚賂而歸報曰彼無足慮粘罕信之遂改平州為南京復加同中書門下事判留守事而實欲圖之也 五月金主阿骨打歸燕山將北追天祚以疾崩于軍中謚為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大祖弟吳乞買立改天輔六年為天會元年遣燕相左企弓等文武百官并被擄燕民由平州歸國 燕民入平州境有私訴於穀曰左企弓不謀守燕而使民遷徙流離不勝其苦今明公臨巨鎮握強兵盡忠大遼必能使我復歸故土

而人心亦有望於公也。穀召諸將議，皆曰：「近聞天祚復振，出沒于松亭之南，金人所以全軍急趨出山西者，恐遠議其後也。若明公仗義奉迎，天祚圖興復，先責左企弓叛降之罪而戮之，盡放燕人歸業，南宋必無不納。則平州藩鎮矣。假如金人復來，加兵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穀曰：「此大事，不可草草。翰林學士李石智而多謀，可邀之密議，召之謀與之陰合。」次日遣將官張謙領五百騎傳留守令，召燕相左企弓、曹勇義、樞密使虞仲文、參知政事康公弼，至于灤州西岸，聽候差議。事官趙能往疏其十罪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即奉迎，一也。勸皇叔燕王僭位，二也。詆詰君父而降，封湘陰王者，三也。天祚常遣知

閻王有慶前來計議而殺之者，四也。檄言始至而有迎，秦拒湘之議者，五也。不謀守燕而拜降者，六也。臣事金國而不顧大義者，七也。根括燕中財物而取悅金人者，八也。致燕民流徙而失業者，九也。教金主發兵先下平州者，十也。皆無以對。遂縊之。六月，榜示燕人，除留守外，各許復業，所有逐戶拋下田宅為常。勝軍佔佃者悉還之。燕民方患逐徙，得歸復業，皆大悅。宋徽宗聞燕民歸降，詔付帥臣詹度多方存恤。有官者盡遣赴闕，換授差遣，餘各令安業與免。三年，常賦張穀聞之，喜為得計。遂以平灤營三州降宋，其地乃後唐末契丹太祖陷石晉所割。灤州乃太祖所建也。詹度得張穀納土書，不敢受，密奏于朝，仍語

穀母遽恐爲金人所知金主聞之遣閻母國王將騎三千來問罪穀帥兵拒於營州閻母以兵少不交鋒而歸大書州城門曰夏熟且去今冬再來穀即妄以捷聞於宋邀求銀絹數萬疋并誥勅數道犒賞張穀之拒金人也外則納款於宋通好於蕭幹而救緩急內則奉安天祚畫像凡舉事先白而後行仍用遼國官秩稱保大三年遣人奉迎天祚以圖興復是時有燕人李汝弼者乃翰林學士李石也高黨者三司使高履也二人先嘗被擄後緣張穀放歸往見宣撫王安中勸朝廷密納之燕山路轉運趙良弼力爭以爲不可恐開金人禍端乞斬汝弼以殉宋朝不從授穀秦寧節度使世襲平州其屬張敦固等皆待制穀

得宋詔喜率官屬郊迎金人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穀挺身走欲間道如京師爲郭藥師所獲由是金人乃歸曲于宋移檄索取宋人不得已命王安中縊殺之以水銀漬其首函送平州

八月朔日食陰雲蔽之不見

保大四年

宋宣和六年
金天會二年

秋七月金人陷應蔚等州是秋天祚得耶律大寔林牙兵歸

又得陰山室韋乞割石兵自謂天助中興再謀出兵收復燕雲

大寔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東京也二路則駕不幸

廣平甸常歲受禮處而都中京及臨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幸

雲中及陷雲中則都夾山向以金師不謀戰備以至舉國漢地

皆為金人所有今國勢微弱至此而力求戰非得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天祚斥而不從大寔林牙託疾不行天祚遂強率諸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軍遼國改東勝寧邊雲內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兀室戰于奄曷下水兀室帥山西漢兒鄉兵馬前駟以女真千餘騎伏山間出室韋乞割石兵後乞割石兵顧之大驚皆潰天祚奔竄入陰山金人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率韃靼諸軍五萬并携其后妃二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大寔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復奔山金司與小胡魯謀歸南宋又恐不

可仗乃謀歸夏國計未決小胡魯密遣人通報粘罕粘罕先遣屯貴諭降末後而金使婁宿馳駟而至跪於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甲冑犯望皇帝天威死有餘辜回奉觴而進遂俘以歸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築室居之踰年乙巳而殂先是宋徽宗大觀年間林摠來使遼國命其習儀摠惡其繁瑣以番狗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吾同欲殺之在廷泣諫乃止時天祚在山金司技窮將歸曰思往事恐南宋未必加禮乃走小勃津復不納至夜而歸復欲之雲中天未明遇謀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他貨寶稱是皆委之而遁值天雪車馬皆有

轍跡遂為金兵所及 初女真入攻時災異屢見曾有人狂歌
於市曰遼國且亡急使人追之則人首 身連道且亡二字追
入山中不見變異如此興亡之數豈偶然哉

論曰前史稱一秦既亡一秦復生天祚之阿骨打即唐季之
阿保機也大勢既去則涇波濁流適於斯時人事冥合方契
丹之初起自阿保機同光酒色之禍每每鑒為震轍數世後
遊田射畝雖或有之而四時遷徙未嘗有定制內耗郡邑外
擾隣封以至捕海東青於女真之域取細犬於萌骨子之疆
內外騷然禍亂斯至重以天祚不道禽色俱荒嬖倖用事委
任非人節制孱庸部曲紛擾強盜在門寧捨嬰兒之金虎狼

出押誰負孟賁之勇觀於孱主可為痛心然存亡迭代亦冥
符不偶矣

契丹國志卷之十三

后妃傳

太祖述律皇后

太祖皇后述律氏本國契丹人也勇決多權變太祖行兵御衆
后常預其謀大常磧擊黨項留后守其帳黃頭洎^與二室韋乘
虛合兵掠之后知之勒兵待其至擊破之由是名震諸夷后
有母有姑皆居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
營河北欲契丹援之以叔父事太祖以媼母事后劉守先末
年襄困遣叅軍韓延徽求援太祖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后謂
太祖曰延徽守節不屈可謂賢人奈何辱以牧圉宜禮用之太

祖召延徽語悅之用為謀主後為名相 吳王遺太祖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太祖喜即選騎二萬欲攻幽州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者乎曰指帳前樹謂太祖曰此樹無皮可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城亦猶是耳但以三千騎伏其旁其四野使城中無食數年間彼自困矣何必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所笑我部落亦解體矣太祖乃止後太祖崩后欲以身殉諸子泣告乃截其右腕置太祖柩中人號為斷腕后上京置義節寺立斷腕樓且樹碑先是后任智用權立中子德光在其國稱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為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即殺之前後所殺以百計

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思溫不行太后曰汝事先帝親近何為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太后曰我非不欲從先帝于地下願諸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置墓中思溫亦得免 太宗與晉帝搆怨帝用兵連年國中疲敝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戢苦之太后謂太宗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曰然則何故欲為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曰漢兒何得一眴眠自古但聞漢和番不聞番和漢漢兒果肯回意我亦何惜與其後晉復來請和卑辭謝過疑其忿語謂無和意乃止太宗自太梁回師崩于鎮城諸將奉東丹王突欲之子兀欲為

帝太宗喪至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故則葬汝矣先
是太祖崩於渤海太后殺諸將百餘人太宗崩諸將懼死乃謀
奉兀欲勒兵北歸太后聞之大怒發兵拒之兀欲以偉王為前
鋒相遇於石橋李彥韜本從晉主北遷是時隸太后麾下為排
陣使迎降於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兀欲幽述律后于太祖墓
側居之沒打河

太宗蕭皇后

太宗皇后蕭氏涿州人遼興節度使蕭延思之女也契丹所貴
唯耶律與蕭二姓凡后族皆以蕭為氏后之生也有異于常及
長聰慧美姿容一入宮正位椒房帝甚寵敬之生二子長曰述

律後為穆宗述軋篡殺之時衆所擁立次曰蒙兀太宗南入大
梁述律后專秉國事后無所預弟蕭翰性殘忍后每戒其多殺
太宗崩于鎮城后時在國後崩與帝合葬暨穆宗即位立陵寢
建碑頌德

世宗甄皇后

世宗皇后甄氏漢地人後唐潞王時為宮人世宗從太宗南入
大梁得之宮中時年四十一歲世宗幸之生六子長曰明記後
即位為景宗次曰平王荆王寧王吳王河間王世宗既登位立
為皇后后少而端重風神閑雅暨正柩宮繩治有法自太宗連
年征戰馳驅戎馬曾無寧歲至帝即位為部族所推而神志昏

情國人以睡王目之后性嚴明宮庭之內不干以毫髮私中朝喪亂劉知遠郭威代興自稱為帝帝承彊盛之餘憤無立志后與叅帷幄密贊大謀然奄奄歲晚既有火神淀之弒后并害焉其後后之子明記復為部眾推立墓于盤巫閣山立陵其側建廟樹碑碑文翰林學士李昞所撰

穆宗蕭皇后

穆宗皇后蕭氏幽州馱次人父知璠內供奉翰林承旨后初產之日有雲氣馥郁久之幼有儀觀進趨軌則帝居藩時納為妃及即位后正中宮是契丹繼代恬安兵勢少弱中朝藩鎮如南唐北漢及李守貞之類皆用蠲丸帛書求援以為強帝不能甚

應之后性柔婉不能規正黑山之弒帝酗忍罹禍焉后無子眾共推立明記是為景宗

景宗蕭皇后

景宗皇后蕭氏名燕燕侍中守尚書蕭守興之女也或以燕燕為北宰相蕭思溫女景宗自幼年遭火神淀之亂世宗與后同時遇害帝藏積薪中因此嬰疾及即位國事皆燕燕決之蕭守興以后父超封魏王共決大政事景宗崩后領國事自稱太后凡四子長名隆緒即聖宗次名隆慶番名菩薩奴封秦晉王次名隆裕番名高七封齊國王次鄭哥八月而大女三人長曰燕哥適后弟北宰相留住哥署駙馬都尉次曰長壽奴適后姪東

京留守博望從母弟肯頭長壽奴出獵為鹿所觸死后即縊死肯頭以殉墓后有姊三人長適齊王王死自稱齊妃領兵三萬屯西鄙驢駒兒河常閱馬見番奴撻覽阿鉢扶以沙囊四百而離之逾年齊妃請于后願以為夫后許之使西得韃靼盡降之曰謀帥其衆奔骨歷札國結兵以篡后后知遂奪其兵命領幽州次適趙王王死趙妃曰會飲毒后為婢所發后醜殺之后天性忤忍陰毒嗜殺神機智略善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統和年間舉國南征后親跨馬行陣與幼帝行兵初趨威虜軍順安軍東趨保州又與幼帝及統軍順國王撻覽合勢以攻定州餘衆直抵深祁以東又從陽城沒緣胡盧河踰關南抵瀛州城下

兵勢甚盛后與幼帝親鼓衆急擊矢集城上如雨復自瀛州抵貝冀天雄南宋惶遽駕親幸澶州后為謀主至遣王繼忠通好及所得歲幣亦后之謀也國中所管幽州漢兵謂之神武控鶴羽林驍武等皆后自統之其將有南北皮室當直舍利等是時聖宗年少宋使臣曹利用張皓之議和皆后與幼帝引至帳前問勞館設左飛龍使韓杞至宋朝先授幼帝書再升殿跪奏云太后令臣問上皇帝起居此可以知太后專政人不畏幼帝也是年帝上太后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法道洪仁聖武開統承天皇太后自南北通好後契丹多在中京武功殿聖宗居之文化殿太后居之好華儀而性無檢束每宴集有不拜不拱

手者唯后願固盟好而年齒漸衰宰相耶律隆運專權有辟陽侯之幸寵榮終始朝臣莫及焉其政歸政於帝未踰月而崩臨朝二十七年年五十七謚曰宣獻

聖宗蕭皇后

聖宗皇后蕭氏父突忽追封陳王性靜寡言聖宗選入宮生木不孤即興宗次曰達旦李又公主二人冊為順聖元妃三兄二弟皆封王姊妹封國夫人弟徒古徹又尚燕國公主皆拜駙馬都尉又納兄孝穆女為興宗后弟高九女為帝弟妃前後恩賜不可紀極諸連姻婭並擢顯官齊天后蕭氏本正妃也屢誕皇子不育聖宗顧待隆渥元妃妒^思媚寵讒毀百端聖宗終不之信

聖宗崩元妃自立為太后乃殺齊天后詳見帝紀后殘忍陰毒居喪未及一年先朝所行法度變更殆盡不俟聖宗服闋加尊號曰法天皇帝太后駙馬蕭愨得一子正梯自景宗崩齊天后愨育之迨至成人聖宗恩視比之皇子尚韓國公主後平渤海勲業隆重封蘭陵王后兄弟媚而殺之連坐如木拙大師觀音大師彌勒大師等十餘人一時功臣駢首誅夷內外歎憤犯賊等入累朝切齒雖經赦宥並不叙用山陵未畢后已洗滌用之一切擢之清途毛克和等四十人后家奴隸咸無勞績皆授防團節度使至于出入宮掖詆慢朝臣賣官鬻爵殘毒番漢自是幽燕無行之徒願沒身為奴者衆矣后姊秦國夫人早年嫠居艷

醜私門后見長沙王謝家奴玃偉美姿容為殺其妻而以秦國妻之后妹晉國夫人喜戶部使耿元吉貌美后從晉國之請亦為殺其妻以晉國妻之淫虐肆行刑政弛紊南北番漢公事率其弟兄掌握之凡所呈奏弟兄聚議各弄大權朝臣朋黨每事必知太后臨朝凡四年興宗方幽而廢之契丹已困矣太后之廢也諸舅滿朝權勢灼奕帝懼內難乃與殿前都檢點耶律喜孫護位太保耶律劉三等定謀廢后召梗寨拽刺護位等凡五百餘人帝立馬于行宮東之二里小山上喜孫等直入太后宮驅后登黃布車幽于慶州諸舅以次分兵捕獲或殺或徙餘黨並誅是時乃重熙二年也法天既廢仍詔靈州節度使內庫都

點檢王總忠內侍都知監門衛大將軍監南北而番漢臣僚其不便軍民三十餘事並立改之後數年帝聽講報恩經感悟迎回太后

興宗蕭皇后

興宗皇后蕭氏應州人法天后弟樞密楚王蕭孝穆之女也容德兼美曲盡和敬生二子長曰洪基即道宗次曰紇根名洪道封晉王帝酷好沙門縱情無檢后每伺帝有所失隨即匡諫多所私益洪基即位尊為睿聖洪慈順天皇太后清寧五年后崩與帝合葬

道宗蕭皇后

道宗皇后蕭氏平州人贈同章事蕭顯然女也后生神光 異
後入宮為芳儀進位昭儀生空古里是為秦王後名元吉餘子
皆不育道宗登位后正位中宮性清恬寡欲魯王宗元之亂道
宗與同射政內外震恐未知音耗后勒兵鎮帖中外甚有聲稱
後崩葬祖州

海濱王蕭皇后

海濱王后蕭氏平州人節度使蕭檣刺之女也奉先保先兄弟
皆緣后寵柄任當朝后性閑澁有則度遭女真之亂天祚荒淫
后不能違以至禍敗山金司之禍后并被擒粘罕納為次室其
後耶律余都雲中起兵兀室誅余都并及于后兀室回至燕山

請罪於粘罕曰蕭氏天祚元妃也與兄實乃仇讎不得已而從
彼素忍死以待兄者將有待于今日也今既見事無成恐或不
利于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刃
害兄于不測矣事當預防之以愛兄故已擅殺之粘罕起而謝
之既而泣下

海濱王文妃

海濱王文妃本渤海大氏人文幼選入宮聰慧閑雅詳重寡言
天祚登位冊為文妃生晉王文妃自少時工文墨善歌詩見女
真之禍日日侵迫而天祚醉心畋遊不以為意一時忠臣多所
踈斥時作歌詩以諷諫曾有歌云

莫嗟塞上暗紅塵莫傷多難畏女真不如塞却姦邪路選取
好人人直是卧薪而嘗膽邀壯士捐身便可朝清漢北夕枕
燕雲

詞多不脩載其諷切不避權貴如此又曾作詠史詩云

丞相朝來劍珮鳴

千官側目寂無聲

養成外患嗟何及

禍盡忠臣罰不明

親戚並連藩屏翰

私門潛畜爪牙兵

可憐昔代秦天子

猶向宮中望太平

其詩之感烈有如此者天祚見而啣之是時契丹緣金人之禍
喪郡縣幾盡天祚遊畋不輟常有倦勤意諸子中惟晉王最賢

蕭奉先乃元后兄深忌之會文妃之姊適耶律曷里妹適耶律
余都奉先誣余都欲立晉王尊天祚為太上皇於是戮曷里并
其妻文妃與晉王相繼受誅

論曰孽呂專朝則人彘喪妖媚之質艷武稱制則羅網醉王
侯之軀天下有猜忍陰毒之性武夫悍卒所不出而於婦人
女子乎見之初興之迷律繼軌之二蕭是已然能忍於諸酋
之屠戮而不能忍於辟陽之割恩齊天可殺也不大橫歟武
轍可尋也不伊感歟若乃海濱降號不見泣竹之妃賈禍詩
歌空餘憂國之涕斯亦遭家不造末如之何矣

契丹國志卷之十四

諸王傳

東丹王

東丹王名突欲太祖長子母曰述律氏太祖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名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時唐明宗初年也太祖崩于渤海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奉太祖之喪發渤海先是突欲鎮東丹乃渤海國亦有宮殿被十二冕旒服皆畫龍像稱制行令凡渤海左右平章事大內相已下百官皆其國自除授歲貢契丹國細布五萬疋粗布十萬疋馬一千匹太祖崩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

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將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諸將知其意爭歡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稱皇帝突欲愠帥數百騎欲奔唐為邏者所遏后不罪遣歸東丹唐明宗長興元年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奔唐明宗賜姓東丹名慕華以為懷化節度使瑞鎮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將楊隱等皆賜姓狄名懷惠次年明宗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明宗長興三年以贊華為義成節度使選朝士為僚屬輔之贊華但優游自奉不務政事明宗嘉之維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

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割火灼夏氏不忍其殘奏離婚為尼贊華之歸唐乘船踰海因于海上立木為碑唯書二十漢字詩云小山陞大山大山盡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贊華性好讀書不喜射畋初在東丹時令人賫金寶私入幽州市書載以自隨幾致萬卷置書堂於鑿巫山上匾曰望海堂以南至海可二十里有望寺也潞王末年石晉內叛求援契丹潞王已危乃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昇殺之贊華遇害于其第石晉詔贈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其後太宗破晉求得李彥昇秦繼旻殺之以其家族財物賜東丹王子兀欲兀欲後即位為世宗葬之鑿巫山謚曰讓國皇帝

恭順皇帝

自在太子名阮太祖第三子母曰述律氏少豪俠有智略善彈工射太祖奇之曰吾家鉄兒也征渤海時山坂高峻士馬憚勞苦太子徑於東谷緣崖而進屢戰有功後渤海卒封為自在太子尋薨葬祖州追謚曰恭順皇帝一子拽刺趙王為景宗所害

孝文皇太弟

孝文皇太弟隆慶番名菩薩奴母曰蕭氏景宗第二子生而岐嶷儼若成人幼時與羣兒戲為行伍戰陣法指揮意氣無敢違者景宗奇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長善騎射驍勇如夙定州之戰隆慶封為梁王加兵馬大元帥從其母蕭后以行力戰深入

以擒王繼忠有功拜西京留守封秦國王又拜尚書令尋薨葬祖州謚曰孝文皇太弟

齊國王隆裕

齊國王隆裕番名高七母曰蕭氏景宗第三子性沉毅美姿容始封鄭王遥授西南面招討使拜吳國王自少時慕道見道士則喜後為東京留守崇建宮觀備極輝麗東西兩廊中建正殿接連數百間又別置道院延接道流誦經宣醮用素饌薦獻中京徃徃化之後蕭太后一年而薨追封齊國王

魯王宗元

魯王宗元興宗同母弟也少而雄耿狠愎過人始封鄭王又加

兵馬大元帥封晉國王性極殘忍每出一囚死罪者命衆聚射斬而鬻之流血滿前飲啖自若蓄意不臣每伺時釁洪基嗣立奉長樂之命以為皇叔後因畋遊伺間弑帝左右遮救得免宗元并其子洪孝受誅

晉王宗懿

晉王宗懿番名查個只興宗弟孝文皇太弟隆慶之子少有器局幹略過人聖宗推愛諸姪每戒之曰汝勿以材能凌物勿以富貴驕人惟忠惟孝保家保身始封中山王歷龍州饒建宜平州節度使改封晉王薨

燕王洪道

燕王洪道番名叱地好道宗同母弟也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洪道討之洪道伏兵林中佯敗而走奚掠輜重洪道與伏兵合擊之盡殪後渤海高麗樂反又命洪道討之終於燕京留守封燕王

梁王信寧

梁王信寧番名解里北大烏幹之子始以祗侯郎君授林牙雲中奉聖州蔚州節度使同平章事與帝同謀逐太后出宮拜南大北大王惕隱南宰相封梁王加尚父致仕

論曰后不可並並后則傾嫡不可匹匹嫡則危契丹起自朔荒吞噬上國嫡庶之分亦安知之元帥太子之稱不以屬之

突欲而以屬之德光則其立國之初已可議矣既而述軋生
問鼎之謀宗元受皓首之戮亦何其然哉

契丹國志卷之十五

外戚傳

述律魯述

述律魯述太祖皇后兄也蕃部人世為酋長少壯有膽略人
憚之從太祖平奚有功授統軍使盧文進自新州來太祖歲入
燕塞魯述以兵從又從圍周德威於幽州機巧善智城幾克會
救至退師改授奚王府監軍東路兵馬都統軍於屈列尚奧哥
公主

蕭延思

蕭延思涿州人太宗皇后父也少習武藝有材力能左右持射

從卒諸番常單騎數十深入敵陣屢戰有功太宗南援石晉時少掃古撤已死矣太宗每歎曰斯人尚在中原不足卒也終北面都部署遼興節度使

劉珂

劉珂平州事晞之次子也尚世宗妹燕國公主少善射以材能見稱性謹重未嘗有過為太宗所知太宗念石晉負恩連年南牧戰定州時深入帝馬陷泥濘中珂下馬奉帝出身被數十鎗血流滿體太宗壯之遷林牙行宮都部署西北路兵馬招討使授同知京府事尋授漢人樞密使

蕭守興

蕭守興番名喂呱侍中解里鉢長子也始為祗候郎君林牙左宣徽使景宗居藩燕燕為妃即位冊立為后守興以后父為侍中共當國政是時景宗嬰疾北漢僭叛悉平南宋侵逼屢遣蠟丸求援而守興柱石非材兵勢少弱石嶺關南之敗喪萬餘人後又遷尚書令封魏^王任遇弥望年既昏髦事多徇私吏有言韻微訛者杖摘示明朝廷以此患之畏后不敢言

蕭孝穆

蕭孝穆番名陳六法天后兄也后幼選入宮為聖宗夫人授大將軍后封元妃遷北宰相燕王孝穆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聖宗在位喜其忠謹與參軍國大謀時渤海反

於東京有衆數萬命孝穆為行營兵馬都統討之大酋宿石真
柵于金閭上險峻不可攻孝穆為宣揚恩意開其自新凡所招
降七萬餘戶而還以功授東遼王聖宗疾亟急召赴闕聖宗崩
以輔立功封晉王又納女為興宗后授樞密使楚國王

蕭奧只

蕭奧只番名掃古父燕京統軍使撻里麼之子撻里於統和中
攻南宋澶淵為矢所中死城下奧只以父戰功為祇侯郎君遷
林牙契丹諸行營都部署又遷彰國節度使奧只雖家門貴盛
而虛已接物汲引諸名士時論賢之宋張昇來使奧只以侍中
為館伴從容言兩朝盟好誓若山河毋以小嫌遽傷大信與昇

談論移日曲盡其懽昇亦云侍中北朝儀表也深敬異之後授
北宰相宣徽使封鄭王

論曰漢室諸呂炎光幾燬唐柄三思皇運斯厄古今外戚之
家未有不驕奢恃權馴至於廢且敗也述律諸人起兜螫連
輝赤矢有纍金印之封無彰軼鳴吻之迹難矣然考契丹之
所以亡竟不出於外戚之家豈亂之至匪降自天終當以后
族為永鑒歟如蕭奉先諸人是已別有傳

契丹國志卷之十六

列傳

韓延徽

韓延徽幽州人也仕劉守先為幕府叅軍守先與六鎮構怨自稱燕帝延徽諫之不從守先置斧質于庭曰敢諫者斬孫鶴力諫守先殺之延徽以幕府之舊且素重之得全守先末年喪因盧龍巡屬皆入於晉王遣延徽求援於契丹太祖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有智略頗屬文述律后言于太祖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用之太祖召延徽語悅之遂以為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太祖建牙開府築

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菑荒田由是漢人各安
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
晉王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
省母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
皆為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毋取死乎延徽
曰彼自吾歸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
母遂復入契丹太祖見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向者
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太祖待之甚厚及
稱帝以延徽為相累遷至中書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于
晉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

留正懼王緘之譖耳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
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南牧延徽之力也後太宗
援石晉得幽燕會稱制以延徽兼樞密使同平章事後數年延
徽卒于契丹

張礪

張礪磁州滏陽人也唐魏王繼岌鎮蜀時為掌書記繼岌死礪
詣王府慟哭久之潞王時為翰林學士石敬瑭叛潞王以趙德
鈞為行營招討礪為行營判官礪隨德鈞入契丹太宗復以為
翰林學士礪事太宗忠直遇事敢言無有隱諱太宗甚重之後
自契丹逃歸中國為追騎所獲太宗責之曰何故舍我而去對

曰臣華人飲食衣服與此地不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太宗願高唐英曰我嘗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去遂答唐英而謝礪是年太宗會同改元恭用中國人為公卿百官以礪為翰林承旨兼吏部尚書太宗既入大梁一時番將肆行殺戮如蕭翰麻答耶律郎五之類殺掠尤甚礪言于太宗曰今大遠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太宗不從後改除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大兵北歸田居恒州麻答以鐵騎圍其第礪方卧病出見之蕭翰數之曰汝何言于先帝云胡人不可為節度使又吾為宣武節度使且國舅也汝在中書

乃帖我又先帝留我守汴州令我處宮中汝以為不可又譖我及解里于先帝云解里好掠人財我好掠人子女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聲曰此皆國家大事吾寔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為麻答以大臣不可擅殺力救之蕭翰乃釋之是夕礪憤恚而卒

趙延壽

趙延壽相州人也父德鈞仕唐為盧龍節度使石敬瑭叛與契丹合擊張敬達潞王令德鈞將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軍後德鈞密與契丹通許以厚賂云若立已為帝即請以兵先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國契丹以晉安未下欲許德鈞之請石敬瑭亟使桑維翰入說太宗太宗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

我已許石郎石爛方可改也會太宗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于高河太宗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太宗命盡數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迷律太后以所賞寶貨并籍其田宅悉獻之太后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我兒求為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我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偷關亟須引兵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我兒徐圖未為晚也汝為人臣負其主不能擊賊又欲乘亂徼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鈞曰在幽州問今

屬誰德鈞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死德鈞既卒太宗釋延壽而用之其後會同改元叅用蕃漢臣以延壽為樞密使尋兼政事令太宗遣使如洛陽取延壽妻唐長國公主以歸會同六年以延壽為盧龍節度使是時晉出帝初立構怨契丹延壽欲伐晉帝中國屢說太宗擊晉太宗頗然之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將之委之經略中國曰得之當立汝為帝又嘗指延壽謂晉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為契丹盡力會同八年延壽與弟延昭兵五萬南征逼貝州陷之吳巒死所殺且萬人太宗逼澶州屯元城延壽屯南樂以延壽為魏博節度使封燕王會同十一

年延壽進言于太宗陳橋降卒得免死者二三十萬人先是
晉軍降契丹太宗悉收其鐵仗數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
遣杜重威將其衆從己而南及河太宗以晉兵在他所者尚多彼聞
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彼聞
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為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太宗乃使重
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
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太宗猶欲誅晉兵延壽言于太宗
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為他人取乎太宗
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為他人乎延壽
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為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

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于吳蜀常以兵戍
之南方暑濕上國人不能居也他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
大無兵守之吳蜀必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為他人取之乎太宗
曰朕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
蜀不能為患矣太宗曰朕昔在山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
既而反為仇讎北面與我爭戰辛勤累年卒能勝之今幸入我
手不曰此時悉除之彼不以復留而為患乎延壽曰向留晉兵
以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于恒定雲朔之
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變哉此上策也太宗悅曰善
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天祿元年

太宗初許延壽代晉後負約恨之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太宗崩延壽偽稱受太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永康王元欲鎖之後二年延壽卒于契丹

論曰契丹之興當朝柄國率其種人名曰番漢雜用然漢人無幾矣而名之彰彰尤著者莫如延徽諸人方延徽屈身牧圉微述律后一言終其身夕陽牛背間耳城郭宮室誰其畫之威服諸番誰其翼之太祖之興延徽有力焉礪與延壽自南歸北委質太宗朝痛番臣之橫肆救陳橋之降卒謂非忠誠天性不可而一困于麻答之強一失於睥睨之誤豈不重可嗟歟

契丹國志卷之十七

列傳

蕭翰

蕭翰本國人述律太后之兄子也其妹復為世宗后翰始以蕭為姓自來契丹后族皆稱蕭氏翰最殘忍工騎射太宗與張敬達交鋒翰等自東北起衝唐兵為二唐兵大敗步兵死者有萬人太宗南入大梁以天時尚暑難久留欲畱親信一人為節度使百官迎請太后太宗曰太后族大如古栢根不可移也又欲盡以晉百官自隨恐搖人心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畱大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翰為節度使 滋德帝嘗有宮人五千餘人

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與翰欲鎖奪宮人執環燒錢灼之腹爛而死初翰聞北漢高祖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湫妃在洛陽翰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太宗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恒州從益匿于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為帝率諸酋長拜之立百^官留燕兵千人為從益宿衛翰乃辭行翰至恒州以兵圍張礪之第麻答言大臣不可擅殺乃止

麻答

麻答太宗之從弟也會同九年契丹攻黎陽麻答先駟晉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未幾周儒引麻答自馬家口濟河營于東岍

攻鄆州北津又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太宗南入大梁以麻答為安國節度使又以為中京留守至恒州崔廷勳見麻答趨走拜跪而獻酒麻答踞而受之麻答貪殘猾忍民間有珎貨羨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為盜披面披目斷腕焚炙而殺之欲以威衆常以其具自隨前後左右懸人肝胆手足飲食起居于其間談笑自若出入或被黃衣用乘輿服御物曰茲事漢人以為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官負不足乃牒馮道朝史館李崧弘文館和凝判集劉^賢煦判中書其僭妄如此然契丹之威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之去謂守門者曰漢人有窺門者即斷其首來麻答遣使督運于洺州洺州防

禦使薛懷讓聞漢高祖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高祖遣兵萬人令懷讓攻州鐸於邢州不克鐸請兵於麻答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歐將千騎攻懷讓於洺州懷讓嬰城自守楊安等縱兵大掠於邢洺之境契丹所畱守不滿一千麻答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収其餘以自入麻答常殺漢兵且以為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胡兵衆心怨憤漢兵謀攻麻答然皆畏契丹尚強猶豫未決會楊衮楊安等軍出契丹畱恒州者僅八百人付福進等遂決計未幾召馮道李崧葬太宗漢兵突入府中焚衙門與契丹戰會日暮有村民數千噪於城外欲奪北兵寶貨婦女北兵懼而北遁麻答劉晞崔廷勳皆奔定州

與義城節度使耶律忠合漢有白再榮者拘人取財恒人謂之白麻答虐可知矣麻答歸世宗殺之

耶律郎五

耶律郎五即耶律忠國王族人也太宗南牧石晉郎五扈從累有戰功太宗入大梁以郎五為鎮寧節度使郎五性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率其徒千餘人襲據南城北渡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五于牙城郎五聞漢平鄴杜重威常懼華人為變未幾郎五與麻答等焚掠定州悉駢其人并北城去方廣千里剽掠殆盡

論曰陰山異氣殺氣鍾焉運數所乘山河改色太宗德光鉄

馬山原翰等諸人分麾長驚而谿壑難滿剽掠窮凶而使忠
臣鬱憤恚之胃生靈塗肝腦之血不亦重可悲歟

契丹國志卷之十八

列傳

盧文進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身長七尺偉儀容劉守先與晉王構
怨時晉王遣周德威攻幽州文進以騎先降拜蔚州刺史是時
李存矩統山後八軍為新州團練使晉王時在河上與劉鄩血
戰新州兵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驍勇難制又課民出馬以
十牛易一馬怨之入骨山後兵又憚遠行至祁清聚謀作亂文
進有少女美艷存矩求為側室文進不敢違而常內愧曰與亂
軍殺存矩攻新州不克遂帥其衆奔契丹後引契丹軍攻新州

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去周德威援之進攻新州契丹衆數萬德威不勝奔歸文進與契丹進攻幽州圍城至二百日城中危困晉王親將兵救之始解去契丹以文進為幽州節度使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在新州每歲以輕騎出入塞上攻掠剽奪幽瀛涿莫間常被其患又教契丹以中國織絨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強南兵屯涿州時饋運瓦橋關至幽州巖界堠常若抄奪為邊患者十餘年皆文進所為也後奔南唐初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前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往來南北無挫衄焉

論曰皇運將傾則大盜移國狂謀未敗則桀猾不亡求之五代盧文進非其人歟方其自負龍蛇之異敗亂南北之間見其不敗者謂之智攷其成則謂之天饋運可掠也惠彼戎車之膏燕地可取也痛哉肝塗之血感今懷古之士覩此未有不為之慨然者

耶律隆運

耶律隆運本漢人姓韓名德讓祖知古加右僕射中書令父匡嗣追封秦王隆運性忠厚謹愨智略過人景宗嬰疾后燕燕與決國事雅重隆運擢授本頭供奉官充密院通事尋轉上京皇城使超授遼州節度使改授同知燕京留守又遷平州節度使

改樞密使兼行營都部署隆運自在景宗朝翼決庶政帝后少年有辟陽之幸景宗疾亟隆運不俟詔召其親族等十餘人並赴行帳時諸王宗室二百餘人擁兵握政盈布朝廷后當朝雖久然少姻援助諸皇子穉幼內外震恐隆運請於后易置大臣勅諸王各歸第不得私相燕會隨機應變奪其兵權時趙王等俱在上京隆運奏召其妻子赴闕景宗崩事出倉卒布置已定乃集番漢臣僚立景宗長子隆緒為皇帝時年十二後為聖宗仍尊后曰仁慈翊聖應天皇后尋以輔立功守司徒同政事進封楚王賜耶律氏及改賜今名未幾拜丞相克契封漢兒樞密使南北面諸行營都部署改封齊王隆運孜孜奉國知無

不為忠孝至誠出于天性帝以隆運輔翼前後莫比乃賜鐵券誓文躬自親書齋戒焚香北斗星下讀之宣示番漢諸臣又以隆運一族附籍橫帳列於景宗廟位契丹橫帳猶宋朝玉牒所也隆運自為相以來結歡宋朝歲時脩睦無少間隙帖服中外靡有邪謀未幾改封晉王授尚書令以几杖入朝不拜上殿不趨左右護位特置百人北法護位惟國王有之帝以隆運動高禮數優渥見則盡敬至父事之奉國二王每日一問起居至隆運所居帳二里外已去蓋下車徒步而進暨其回也列揖于帳外隆運受之帝或至其帳亦五十餘步下車隆運出禮帝亦先為之揖及入內同家人禮飲膳服食盡一時水陸珍奇諸國爭

為奇怪入貢動駭其目隆運疾帝與太后禱告山川召番漢名醫診視朝夕不離左右及薨帝與后諸王公以下并內外臣僚制服行喪葬禮一依承天太后故事靈柩將發帝自挽轎車哭送羣臣泣諫百餘步乃止葬乾陵詔影堂制度一同乾陵又詔諸處應有景宗儀容殿皆以隆運真容置之殿內其春遇始終無與比倫有如此者隆運兄弟九人緣翼戴恩超授官爵皆封王諸姪三十餘人封王者五人餘皆仕節度使部署等官隆運無子帝特以皇姪周王宗業紹其後宗業本齊國王隆裕之子始封廣王未幾封周王歷中京留守平州絳州節度使宗業薨葬乾陵側宗業亦無子帝復以周王同母弟宗範繼隆運後歷龍化州節度

使燕京留守封韓王

論曰古今天下有權臣有重臣權臣之權其君危如綴旒重臣之重其國安如泰山耶律隆運因緣中宮策立明睿鎮服內外無有邪謀不可謂之非權臣亦不可謂之非重臣也遂乃肺腑之戚玉譜聯名席茅土之封金枝入繼斯不可謂之千載之逢而非常之遇歟

劉六符

劉六符平州人也年十五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長而喜功名慷慨有大志歷事聖宗朝為著作郎中又為詹事國子祭酒興宗時為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契丹聚

兵幽薊來求關南時宋慶曆二年也。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宋朝為怯。又李士彬劉平之兵屢敗宋朝。旰食積苦民間。因說其主聚兵幽涿。穀言南征而六符及蕭英免。以書求關南十縣。其書皆六符所撰也。書至宋朝。富弼為回謝使。弼至沒打河六符館。之謂弼曰。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如何。弼曰。北朝若欲割地。必志在敗盟。南朝決不從。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南朝若堅執則事安得濟。弼曰。南朝不發兵而遣使好辭。吏議嫁女並幣。豈堅執乎。六符引弼入見。徃復辨議。興宗大悟。乃從弼所請。是年八月。宋朝再遣富弼。賫國書誓書至契丹。清泉淀金粘館許以增歲幣二十萬。時契丹固惜盟好。惟六符畫策揚穀聚兵于

幽涿。以動宋朝。宋方困於西夏之擾。名臣猛將相繼敗衄。呂夷簡畏之。契丹既得歲幣二十萬。勒碑紀功。擢六符樞密使。禮部侍郎同脩國史。後遷至中書政事。令子孫貴顯不絕。為節度觀察使者十數人。

論曰。臣子慶曆年間。劉六符求關南一事。每為之三歎。焉契丹之禍。始於石晉割幽燕。而石晉卒有少帝之辱。蔓延于我朝。澶淵之好。慶曆之盟。極而至於宣和之戰。禍猶未歇也。何則。天下視燕為北門。失幽冀則天下常不安。幽燕視五關為喉。無五關則幽冀不可守。晉割幽燕併五關而棄之。此石晉不得不敗。澶淵不得不盟。慶曆之邀脅亦不得以慶曆也。

至於宣和則極矣六符之來世以智計歸之而孰知產禍之由已有所自來哉

契丹國志卷之十九

列傳

馬保忠

馬保忠營州人也疏眉豐目謹重窻欲斤斤自脩人賢其行自力讀書不謁州縣節用以給親里歲凶則以其餘賑鄉黨太平年間授洗馬改著作郎殿中丞興宗朝為樞密使尚父守太師兼政事令封燕國公時朝政不溺志浮屠僧至有正拜三公三卿者官爵除授濫及匪人保忠常從容進諫帝至佛然怒詳見帝紀又常上言以儒道治天下則鄉黨之行脩脩德行則冠冕之緒崇自今有非聖帝明王孔孟之教者望下明詔禁絕之

其為教如此後數年保忠卒賜謚剛簡
論曰官不當則人多覬覦源不清則下皆奔競契丹自重熙
之時私謁肆行除授無法膜拜之徒亦授以公孤之官其濫
極矣保忠雖空臆無諱然言諄聽藐末之何矣

張琳

張琳潘州人也為人忠義慷慨有大志在道宗朝為秘書中允
天祚立為戶部使負東京人望女真日熾高永昌叛于渤海時
天慶六年也遼東五十餘州盡沒獨潘州未下琳痛念鄉枌欲
自討之契丹屢敗精兵銳卒千無一存琳討永昌束手無策始
招所轉戶軍蓋遼東渤海乃夙所仇若其轉戶則使役良庶幾

捐軀奮勉乃得兵二萬餘琳自顯州進兵渤海止脩遼河三义
口琳遣羸卒數千陽來攻擊間道以精騎渡河直趨潘州渤海
始覺經三十餘戰渤海乃走保東京其後女真援至師自驚恐
望風而潰失亡不可勝計琳遁入遼州謫授遼興軍節度使其
後授燕京副留守與燕王淳守燕淳僭立改元命琳守太師十
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實疏之也琳竟鬱鬱而卒

論曰張琳丁時孔艱則痛心于鄉國之危遭家不造則扼腕
于燕王之立女真之勢湯湯方割揚灰注海安得不論惜其
悒悒問鼎之間曾無死清君側之志此姦人得以誑之而失
節不無少取歟

蕭奉先

蕭奉先天祚后族也嗣先保先皆其弟奉先在道宗朝為內侍供奉又為承旨歷吏部尚書緣恩宮掖專尚諂諛明結中人互為黨與至天祚朝毬毘聲色日蠱其心防微不早女真始亂奉先自為政事令同平章事又兼樞密使方混同江諸蕃大會之時天祚已疑阿骨打密謂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誅之不然後患難測奉先曰阿骨打小人何知殺之傷向化心即有異志蕞爾小國何能為天祚乃止天慶四年阿骨打始叛屠寧江州次年阿骨打又至弟嗣先以殿前都檢點充東北路招討使蕭撻渤也副之未陣而潰既而出河店之戰嗣

先又敗請闕待罪但免官而已從此士無鬪志望風奔潰保先為渤海留守少師政事嚴酷亦以女真之亂被殺渤海始亂天慶九年女真攻陷上京發掘陵寢取其金銀珠玉奉先抑而不奏天祚問及陵寢事奉先對以初雖侵犯元宮不敢毀壞陵寢其蒙蔽欺罔類如此又誣告耶律余都欲立晉王余都叛奉先曰余都宗支非欲亡遼者不過求立晉王耳天祚惑之賜晉王死聞者揮涕衆心益離奉先秉國垂二十年以至國亡天祚奔夾山謂奉先曰誤我至此皆汝之罪宜亟去之不然恐禍及汝并累我行未十里左右執而殺之

李儼本濮地人天祚嬖人也少而狡桀侷僮不羣軒然夷倨才濟其奸與蕭奉先雅相厚善初為內侍省給事累遷至中書供奉積官至南面宰相封漆水郡王儼資性至猾巧佞善諛在天祚朝秉國樞凡十五年女真連年之亂儼與奉先蒙蔽欺君以至于亡國天祚不悟也儼常與知樞密院事牛溫有隙各進所親厚朋黨紛然恃奉先為內主溫不能勝及儼死奉先又薦其姪處溫為相竟至亡國儼不逮藁街之戮云

耶律余覩

耶律余覩一名余都姑國主族人其妻天祚文妃之妹也文妃生晉王睿賢蕭奉先忌之誣告余都余都奔歸女真女真以為

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怏怏有異志其軍下有合董也失其金牌女真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都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軍統軍之兵皆契丹之兵余都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偽許遣其妻來告時悟室為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回行數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遽問之曰曾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為誰曰余都下人那也追及悟室曰適兩契丹云余都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識監軍北人稱雲中為西京恐有奸謀遂回馬追獲之搜其靴中得余都書曰事已洩宜便下手復馳告悟室即回燕統軍來謁縛而誅之

又二日至雲中余都微覺父子以遊畋為名遁入夏國夏人問
有兵幾何云親兵二三百遂不納投韃靼先受悟室之命其首
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韃靼善射無衣甲余都出敵
不勝父子皆死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之有者皆不免

大寶

大寶林牙林牙者官名猶中國翰林學士大寶則名也北地間
無姓者大寶既降女真與大酋粘罕為隻陸戲爭道相忿粘罕
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寶懼及既歸帳則棄其妻携五子宵遁詰
旦粘罕怪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日以忤大人大音畏
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其妻配部落之最賤者

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寶深入沙子立天祚之

子梁王為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余都帥兵經略屯田于合董

城城去上京三十里大寶遊騎數十出入軍前余都遣使打話遂退沙

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

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寶之走凡三晝夜皆亡餘

黨猶居其地

論曰亡契丹者蕭奉先李儼亡之也非女真也蓋國之盛衰
視其柄國之臣何如耳天祚荒淫委政后族惑於奉先儼之
欺蔽阿骨打不當信而信之晉王不當害而害之夾山之禍
有自来矣舉二百餘年之基業一朝而覆之奸諛之悞國其

明效大驗至此極也悲夫

番將除授職名

高唐英

彰德節度使

耿崇美

昭義節度使

劉晔

樞密平章事
西京留守

馬模翰

河陽節度使

崔廷勳

大同節度使

蕭海真

兀欲妻弟

幽州節度使

潘聿撚

兀欲姊婿

橫海節度使

留珪

兀欲弟

義成節度使

楊耨姑

契丹通事

忻州節度使

楊袞

武定節度使

漢官除授職名

韓紹芳

同平章事

竇振

三司使

韓紹升

宣徽南院事

耿元吉

戶部使

韓紹雍

行營都部署兼侍中

劉四端

禮部尚書參知政事
簽書樞密院事

劉玄

兵部尚書知上京留守

張克忠

守司徒兼侍中知樞密院事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晉表

晉出帝降表

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陷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乾剛興利除害躬擐甲胄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掣電行中冀之殊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于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陰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啟釁端結赫斯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千萬師徒望

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耻自貽顛覆
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
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啣無報之恩雖
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于郊野面縛俟命

皇太后降表

晉室皇太后媳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傳佳兒等至伏蒙皇帝阿
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國累卵急
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
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
之社稷不幸先帝猷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辜

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寔自貽咎將誰執今穹昊震恐中外
携離上将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
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
命忽蒙更生之恩負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
表請罪陳謝以聞

澶淵誓書

宋真宗誓書

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
致誓書于契丹皇帝闕下共遵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助
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

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運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民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于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騷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洶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掘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謹守封陞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

契丹聖宗誓書

維統和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共議戢兵復論通好兼承惠

顧特示誓書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于隴畝稼穡南北勿縱侵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洶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掘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謹守封陞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某雖不才敢遵此約謹告于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神明是殛專具諮述不宣

契丹誓書

契丹興宗致書

維重熙十年歲次壬午二月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兄大宋皇帝闕下粵自世備歡契時遣使軺封圻殊兩國之名方冊紀一家之美蓋欲洽于綿遠願將有以披陳切緣瓦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迄至柴氏以代郭周興一時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廟社不延至于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敝境繼為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于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羽召精銳禦而獲退遂致移鎮國強兵富南北王府并內外諸軍弥年有成境之勞繼日備渝盟之事始終反覆前後諳詳嘗切審專命將臣往子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聞兼李元

昊于北朝久已稱藩累曾尚主克保君臣之道實為甥舅之情設罪合致討亦宜垂赦適者郭稹待至杜防人回雖興音題而但虞詐謀已舉殘民之伐曾無忌噐之嫌營築長隄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于猜嫌慮難敦于信睦倘或思久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原割之縣俱歸我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緬惟英悟深達悃悃適屆陽春善綏冲裕

宋朝回契丹書

維慶曆二年歲次甲午二月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契丹皇帝闕下昔我烈考章聖皇帝保有基圖惠養黎庶與契丹昭聖皇帝

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肆余纂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
茲者專致使臣特貽緘問且以瓦橋舊地晉陽古封援石氏之
割城逮周朝之復境係於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敦
隣堡之信凡諸細故咸不寘懷况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
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後義非反
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藩稟朔受祿忽謀狂僭倣擾邊陲向
議討除已常聞達杜防郭稹傳導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
軺旁午屢聞嫉惡之談慶問交馳未諭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
用惘然謂將軫于在原反致譏于忌器復云營築堤埭開決陂
塘昨緣霖潦之餘又為愆溢之患既非䟽導當稍善防豈蘊猜

嫌以虧信睦至于備塞隘踞閱習兵夫蓋邊臣謹戢之常乃鄉
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撤兵戍一皆示以坦夷而何形於疑
阻願惟歡契方保德長遽興請地之言殊非載書之約信辭至
悉靈鑿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二書之外一無所
求斯在久要弗違先志諒惟聰達應切感思甫屬清和妙臻戩
穀

契丹回宋誓書

維重熙十一年歲次癸未八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弟契丹
皇帝謹致書于兄大宋皇帝闕下來書云謹按景德元年十二
月七日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曰共遵成紀虔守歡盟以風

土之儀備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
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
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勿令停匿至于
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騷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各依舊存守備濠
葺塞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決河道誓書之外一無所
求各務協心庶同悠久自此保安黎獻謹守封疆質諸天地神
祇告之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
昭天鑒當共殛之昭聖皇帝復答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當告
于天地誓之子孫神明具知嗚呼此盟可改後嗣何述切以兩
朝修睦三紀于此邊鄙用寧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若日月今

綿禪已深敦好如故關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從別納金帛
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搬至雄
州白溝交割兩界塘淀已前開畝者並依舊例自今以後不得
添展其隈堰水木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差兵夫取便備疊疏導
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南朝河北沿邊北
朝自古北口以南沿邊軍民除見管數日常教閱無故不得大
段添進兵馬如有事故添屯即令逐州軍移牒關報兩界所屬
之處其有來乘更替及本路移易不在關報之限兩界逃走作
過諸色人並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以目前停留容縱恭惟二
聖威靈在天願茲纂承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

約為信善隣為義二者缺一罔以守國皇天后土寔聞此盟文
藏宗廟副在有司並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顧惟不德必敦大
信苟有食言必如前誓

議割地界書

契丹道宗遣泛使林牙興復軍節度使蕭禧如宋言代北對境
有割地請遣使分畫其後宋割棄地五百里以分水嶺為界時
宋神宗熙寧七年也

大遼求地界書

維咸雍十年歲次甲寅三月大遼皇帝謹致于大宋皇帝闕下
切以累朝而下講好以來互守成規務敦夙契雖境分二國克

保於難知而義若一家共思於悠永事如聞乎違越理須至于
敷陳其蔚朔朔三州土田一帶疆土祇自早歲曾遣使人止于
舊封俾安舖庶南北永標乎定限往來悉絕夫奸徒洎覽舉中
輒有侵擾于全屬當朝地分或營修伐疊或存止居舍皆是守
邊冗負不顧睦隣之大體妄圖功賞深越封郵令屬省巡遂令
按視備究端寔諒難寢停至縷細之緣由分白之事理已具聞
達盡令拆移既未見從故宜伸報據侵入當界事理所起舖堠
之處各差官負同往檢點早令毀撤却於久來元定地界再安
置外其餘邊境更有生創事端委差去使臣到日一就理會如此
則豈惟疆場之內不見侵踰兼于信誓之間且無違爽茲寔穩

便顯候准依

宋朝回書

維熙寧七年歲次甲寅四月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遼皇帝闕下辱紆使指來貺函封歷陳二國之和有若一家之義固知隣堡深執信符獨論邊鄙之臣嘗越封郵之守欲令移陟以復舊常切惟兩朝撫有萬宇豈重尺土之利而輕累世之歡况經界之間形勢可指方州之內國籍具存當遣官司各加覆視倘事由夙昔固難徇從或誠有侵踰何吝改正而又每戒疆吏令導誓言所論創生之事端亦皆境堦之細故已令還使其達本國細料英聽洞垂照悉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一

南北朝饋獻禮物

契丹賀宋朝生辰禮物

宋朝皇帝生日北朝所獻刻絲花羅御樣透背御衣七襲紫背貂鼠翻被或銀鼠鷲項鴨頭袖子塗金銀裝箱金籠水晶帶銀匣副之錦綠帛皺皮鞞金玦京皂白熟皮靴鞣細錦透背清平內裝御樣合線縷機綾共三百疋塗金銀龍鳳鞍勒紅羅匣金線繡方鞞二具白楮皮黑銀鞍勒檀鞞二具綠褐楮皮鞍勒海豹皮鞞白楮皮黑裘筋鞭一條紅羅金銀線繡雲龍紅銀器仗一副黃禪皮纏楮皮弓一紅錦袋皂鷗翎獬角髀頭箭十法清

法麩麩酒二十壺蜜山菓十束檉椀蜜漬山菓十束檉正列
山梨柿四束檉榛栗松子郁李黑郁李子麩棗椶梨棠梨二十
箱麩^麩梨^麩抄十碗蕪萸白鹽十碗青鹽十箱牛羊野猪魚鹿腊
二十二箱御馬六匹散馬二百匹正旦御衣三襲鞍勒馬二
匹散馬一百匹國母又致御衣綴珠貂裘鈿錦刻絲透背合線
御綾羅綺紗縠御樣菓寔雜抄腊肉凡百品水晶鞍勒新羅酒
青鹽國主或致戎器賓鐵刀鷲禽曰海東青之類承天節又遣
庖人持本國異味前一日就禁中造食以進御云

宋朝賀契丹生辰禮物

契丹帝生日南朝遺金酒食茶器三十七件衣五襲金玉帶二

條烏皮白皮二量紅牙笙笛感栗拍板鞍勒馬二匹纓複鞭副
之金花銀器三十件錦綺透背襍色紗綾縠絹二千疋雜絲二
千疋法酒三十壺的乳茶十斤缶麓茶五斤鹽蜜菓三十罐乾
菓三十籠其國母生日約此數焉正旦則遺以金花銀器各
三十件雜色綾羅紗縠絹一千疋雜絲一千疋

宋朝勞契丹人使物件

契丹每歲國使入南宋境宋遣嘗參官內職各一人做少卿監
諸司使以上接伴內諸司供帳分為三番內臣主之至白溝驛
驛使至貝州賜茶藥各一銀盒至太各府又賜反畿境遣開封
判官勞之又命臺省官諸司使館伴送于班荆館至都亭驛各

賜金花銀罐器錦衾褥朝見日賜天使金塗銀冠帛羅氍冠衣
八件金鞞鞞烏皮鞋銀器二百兩綵帛二百疋副使皂紗折上
巾衣七件金帶象笏烏皮鞋銀器一百兩綵帛一百疋鞞勒馬
各一匹其從人上節十八人各練雀錦襖及衣四件銀器二十
兩綵帛三十疋中節二十人各寶照錦襖及衣三件銀器十兩
綵帛二十疋下節十五人各紫綺襖衣二件銀器十兩綵帛十
疋並加金塗銀帶上節中節又加絲鞵就館賜生餼大使航
粟各十石麩二十五石羊五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副使航
粟各七石麩十五石羊三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承天節各
另賜衣一襲遇立春各賜金塗銀鏤幅勝春盤又命節帥就玉

津園伴射賜來使銀飾箭筒弓一箭二十其中的又賜窄袍衣
五件金束帶鞞勒馬在館遇節序則遣臣賜設辭日長春
殿賜酒五行賜大使盤裘鞞錦窄袍及衣六件銀器一百兩綵
帛一百疋副使紫花羅窄袍及衣六件銀器一百兩綵帛一百
疋並加金束帶雜色羅綾絹一百疋從人各加紫綾花色錦袍
及銀器綵帛將散又賜銀瓶盒盆紗羅等又令近臣餞于班
荊館開封府推官餞于郊外接伴大使副使復為送伴緣路累
賜設

外國貢進物件

新羅貢進物件

金器二百兩 金袍肚一條五十兩 金鈔羅五十兩 金鞍
轡馬一匹 紫花綿綢一百疋 白綿綢五百疋 細布一千
疋 簾布五千疋 銅器一千觔 法清酒醋共一百瓶 腦
先茶十觔 籐造器物五十事 成形人參不定數 無灰不
刀擺十個 油紙墨不定數目
本國不論年歲唯以八節貢獻人使各帶正官唯稱陪臣

橫進物件

粳米五百石 糯米五百石 織成五綵御衣金不定數
契丹每次回賜物件
犀玉腰帶二條 細衣二襲 金塗鞍轡馬二匹 素鞍轡馬

五匹散馬十匹 弓箭器仗二副 細錦綺羅綾二百疋 勦
着絹一千疋 羊二百口 酒菓子不定數
並命刺史以上官充使一行六十人直送入本國

契丹賜奉使物件

金塗銀帶二條 衣二襲 綺錦三十疋 色絹一百疋 鞍
轡馬二匹 散馬五匹 弓箭器仗一副 酒菓不定數

上節從人

白銀帶一條 衣一襲 絹二十疋 馬一匹

下節從人

衣一襲 絹十疋 紫綾大衫一領

西夏國貢進物件

細馬二十匹 麋馬二百匹 駝一百頭 錦綺三百疋 織
成錦被褥五合 葎蓉砮石并鹽各一千觔 沙狐皮一千張
兔鶻五隻 犬子十隻

本國不論年歲唯以八節貢獻

契丹回賜除羊外並與新羅國同唯玉帶改為金帶勞賜人
使亦同

諸小國貢進物件

高昌國 龜茲國 于闐國 大食國 小食國 甘州
沙州 涼州

以上諸國三年一次遣使四百餘人至契丹國貢獻

玉 珠 犀 乳香 琥珀 瑪瑙器 寶鐵兵器 斜合黑

皮 褐里絲 門得絲 怕里阿 礪砂

以上皆細毛織成以二丈為疋

契丹回賜至少亦不下四十萬貫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二

州縣載記

契丹自太祖太宗初興戰爭四十餘年吞併諸蕃割據燕雲南
北開疆五千里東西管四千里共二百餘州

建五京五處

燕京三司 西京轉運 中京度支 上京鹽鉄 東京

大藩六處

南大王府 北大王府 乙室王府 黃龍府 興中府

奚王府

錢帛司三處

平春路 遼西路 平州

節鎮三十三處

奉聖州 朔州 雲內州 應州 長春府 蔚州

錦州 龍化州 乾州 海北州 顯州 貴德府

雙州 遼州 咸州 瀋州 薊州 復州

慶州 祖州 川州 成州 萊州 懿州

宜州 坤州 平州 辰州 興州 同州

信州 饒州 建州 惠州 榆州

刺史州七十餘處

德州 黔州 潭州 惠州 營州

灤州 勝州 温州 巖州 歸化州 松州

恩州 山州 武德州 通州 韓州 烏州

靖州 寧邊州 賓州 祥州 新州 衛州

降聖州 燕州 海州 涿州 銀州 遼西路

鉄州 開州 保州 贛州 北安州 岳州

嘉州 集州 連州 弘東州 濱州 肅州

威州 石州 仙澗州 文州 蘭州 慎州

拱州 安州 渝州 河州 雙州 宋州

涿州 易州 檀州 順州 薊州 雍州

東州 海州 勝州 景州 許州 招州

康州 錦州 耒州 儒州 雲州 平州
建觀察防禦團練使八處

武安州 永州 泰州 高州 利州 寧江州
歸州 廣州

遼東邊遠不記州十餘縣二百餘外見記五處
余肅 河清 曷童 五花 振武

諸番臣投下州二十三處

徽州 濠州 驩州 衛州 荊州 問州
隨州 和州 澄州 全州 義州 遂昌州
豫州 貞州 福州 營州 唐州 粟州

黑州 河州 茂州 巒州 宗州

控制諸國
沙漠控制沙漠之北

置西路都招討府與隗族部衛驢駒河統軍司倒撻嶺衙鎮
撫撻蒙骨迪烈諸軍

雲中路控制諸夏

置西南都招討府西京兵馬都部署司金蕭河清軍五花城
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

燕山路備禦南宋

置燕京都總管府節制馬步軍控鶴指揮使都統軍使牛欄

監軍寨石門詳穩司南北皮室司猛拽刺史並隸總管司
中上京路控制奚境

置諸軍都虞侯司奚王府大詳穩司大國舅司太常衮司五
院司沓濕可司

遼東路控扼高麗

置東京兵馬都部署司契丹奚漢渤海四軍都指揮使保州
統軍司陽河詳穩司金吾營窰杓司

長春砦鎮撫女真室韋

置黃龍府兵馬都部署咸州兵馬詳穩司東北路都統軍司
論曰契丹之興其盛如此其亡也忽焉惜哉

四至鄰國地里遠近

東南至新羅國西以鴨綠江東八里黃土嶺為界至保州一十
一里

次東南至五節度熟女真部族共一萬餘戶皆雜處山林尤精
弋獵有屋居舍門皆於山墻下闢之耕鑿與渤海人同無出
租稅或遇北主征伐各量戶下差充兵馬兵回各各遂便歸
本國所產人參白附子南星茯苓松子豬苓白布等物並係
契丹樞密院所豁差契丹或渤海人充節度管押其地南北
七百餘里東西四百里西北至東京五百餘里
又次東南至熟女真不屬契丹所管其地東西八百餘里南北

一千餘里居民皆雜處山林耕養屋宇與生女真五節度同然無君長首領統押精於騎射今古以來無有盜賊詞訟之事任意遷徙多者百家少者三兩家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或居民等自意相率賫以金帛布疋黃蠟南星人參白附松子蜜蠟等諸物入貢北番或只令於邊上買賣訖却歸本國契丹國商賈人等就入其國買賣亦無所礙契丹亦不以為防備西至東京二百餘里

東北至生女真國西南至熟女真國界東至新羅國北不知其極居民屋宇畊鑿言語衣裝與熟女真並同亦無君長所管精於騎射前後屢與契丹為邊患契丹亦設防備南北二千

餘里沿邊初築城堡搬運糧草差撥兵甲屯守征三十年來深為患耳南界西南至東京六百里

又東北至屋惹國阿里眉國破骨魯國每各一萬戶西南至生女真國衣裝畊種屋宇言語與女真人異契丹樞密院差契丹或陽海人充逐國節度使管押然不出征賦兵馬每年惟貢進大馬蛤珠青鼠皮貂鼠皮膠魚皮蜜蠟諸物汲與此番又任便往來買賣西至上京四千餘里

正界北至鉄离國南至阿異局等國界居民言語衣裝屋宇畊養稍通阿里眉等國無君長皆雜處山林不屬契丹統押亦不與契丹爭戰復西進貢唯以馬蛤珠鷹鵲青鼠貂鼠膠魚

等皮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五千餘里

次北至靺鞨國東北與鉄离國為界無君長統押無有畊種春夏居屋室中秋冬則穿地為洞深可數丈而居之以避其寒不進貢契丹亦不至爭戰唯以細鷹鵲鹿細白布青鼠銀鼠大馬膠魚等皮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五千里

又次北至喜失牽國言語衣装屋食與靺鞨國稍同無君長管押不進貢契丹亦不至爭戰唯以牛羊駝馬皮毛諸物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四千餘里

正北至蒙古里國無君長所管亦無耕種以弋畋為業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貉而已不與契丹爭戰

唯以牛羊駝馬皮毛諸物與契丹交易南至上京四千里

又次北至於厥國無君長首領管押凡事並與蒙古里國同甲寅歲曾率衆入契丹國界為盜聖宗命附馬都尉蕭從欲統兵大破其國迹後更不復為盜唯以牛羊駝馬皮毛諸物與契丹交易東南至上京五千餘里

又次西北至鱉右里國 又次北近西至達打國各無君長每部族多者二三百家少者五七十家以部族內家富豪者為首領不常厥居逐水艸以弋畋為業其婦人皆精於騎射常與契丹爭戰前後契丹屢為其所敗契丹主命親近為西北路兵馬都統率番兵馬十餘萬防討亦制禦不下自契丹建

國以來唯此二國為害無奈何番兵困之契丹常為所攻如
暫安靜以牛羊駝馬皮毛為交易不過半年又却為盜東南
至上京六千餘里

西近北至生吐蕃國 又西至党項突厥等國皆不為契丹國
害亦不進貢往來蓋以熟土渾窰厥党項等部族所隔東南
至雲中二千里 正西與西夏異賊黃河為界 西南至麟
州府為界 又次南近西定州平山為界 又南至霸州城
北河界 又次南至遂城北鮑為界 又南近東至滄州北
海 又南至安肅軍白澗河為界 又南近東至登州北海
又南至雄州北距馬河為界 又南至海

四京本末

上京 太宗建

上京臨涉府乃大部落之地離來州數十里即行海岸俯挹滄
溟與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有訥都烏河番語山為胡都
木為烏其東北三十里即長泊也涉沙磧過白馬淀渡土河亦
云撞撞木聚沙成墩少人烟多林木其河邊平處國主曾于此
處過水又至木葉山三十里許有居人瓦屋及僧舍

中京 承天太后建

中京之地奚國王牙帳所居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
之別種也竄居 漠之間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為寇抄其後

種類漸多分為五部一曰辱紇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未
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人為其師隨逐水草中京東過小河唱
叫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
本與丹等後為契丹所併所在分奚漢契丹渤海人雜處之
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
山採畋其行如飛

又契丹圖志云奚地居上東燕三京之中土肥人曠西臨馬盃
山六十里其山南北一千里東西八百里連亘燕京西山遂以
其建城曰中京

南京
太宗建

南京本幽州地乃古冀州之域舜以冀州南北廣遠分置幽州
以其地在北方陰幽也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
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制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棄
建為南京又為燕京折津府戶口三十萬大內壯麗城北有市
陸海百貨聚於其中僧居佛寺冠於北方錦繡組綺精絕天下
膏腴蔬蕨菓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而麻麥桑柘羊豕雞兔不
問可知水甘土肥人多技藝秀者學讀書次則習騎射耐勞苦
石晉未割棄以前其中番漢雜鬪勝負不可當既築城後遠望
數十里間宛然如帶回環繚繞形勢雄傑其用武之地也

東京

東京本渤海王所居之地在唐時為黑水靺鞨二種依附高麗者黑本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古肅慎地也與靺鞨相鄰東居中為強國所居多依山水地里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其國西北與契丹接太祖之興始擊之立其子東丹王鎮其地後曰東京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三

族姓原始

契丹部族本無姓氏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機變家為國之後以王族號為橫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二百里地名也今負世里沒里以漢語譯之謂之耶律氏復賜后族姓曰蕭氏番法王族惟與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族之人通婚或諸部族彼相婚嫁不拘此限漢人等亦同故北番唯耶律蕭氏二姓也

國土風俗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統制好為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為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曰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我若射獵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并服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稱皇帝漢時為匈奴所敗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首為王雄所殺衆遂微逃潢水之內黃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在唐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使為押奚契丹使唐末契丹始盛

併合部落

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八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統八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灾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衆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彼代者以為元約如此不敢爭及阿保機乃曰中國之主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國不肯代立九年諸部共責請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告衆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別自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將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利可植五穀阿保機募漢人畊種為治城郭邑廛市如幽州制漢人安之不復思歸

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益池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益之利而不知益有主人可乎當來犒吾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命益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復并為一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兵馬制度

晉末契丹主投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人騎皆精甲也為其爪牙國母述律氏投下謂之屬珊有衆二萬先是戎主阿保機牙將半已老矣每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述律尚留數百兵為部族根其諸大首領太子偉王永康王南北大王于越麻答五押等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人皆私甲也別族則

有奚勝兵亦千餘人少馬多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有漢兵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衽竊為契丹之飾復有近界韃靼于厥室韋女真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十餘騎其三部落吐

渾沙陀

幽州營內

割賂契丹之路番漢諸族其數可見矣

每契丹南侵其衆不啻千萬國主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概而行大帳及南北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遊百十里外交相覘邏謂之欄子馬戎主吹角為號衆即頓舍環繞穹廬以近及遠折木稍屈之為弓子舖不設搶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布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即競乘之所以新羈戰馬蹄有餘力其用軍之

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
柴饋餉自齎退敵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

建官制度

賤他姓貴耶律蕭氏二姓其官有契丹樞密院及行營都總管
司謂之北面以其在牙帳之北以主番事又有漢人樞密院中
書省行營都總管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惕
隱宗正等也夷離畢叅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學士也夷離中
刺史也內外官多做中國者其十佐史則有敝史木古一作思直字
古都古徒奴分領兵馬則有統軍侍衛控鶴司南大王北大王
奚王府五帳分提失哥東西都省太師兵又有國舅鈴轄遥輦

太裳袞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節度頻必里九克漢人渤海
女真五節度五治太師一百六百九百家奚凡民年十五以上
五十以下皆籍為兵將舉兵必殺灰牛白馬祀天地日及木葉
山神鑄金魚符調發兵馬其提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
有遠探攔子馬以皮聽人馬之聲每立主聚所剽得人戶牛
馬金帛及其下所獻牲口或犯罪没人者別為行營領建州縣
置官屬既死則設大穹廬鑄金為像朔望節辰忌日輒致祭築
臺高丈餘以盆焚酒食謂之燒飯

宮室制度

十戶各有民戶出兵馬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興宮兀欲

曰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突欲曰長寧宮燕燕
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宮隆運曰文忠王府又
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
曰北樓北受冊積柴升其上大會番夷其下已巧燔柴告天而
漢人不得預有譚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盡歌于
帳前號曰聒帳每謁拜木葉山即射柳枝譚子唱番歌前導彈
胡琴瑟和之已事而罷

衣服制度

國母與番官皆胡服國主與漢官即漢服番官戴羶上冠以金
華為飾或加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遺人步搖冠之遺象也額後

垂金花織成夾袋中貯髮一總服紫窄袍加義襴繫鞞鞞帶以
黃紅色條裹革為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綴飾又有紗冠制如烏
紗帽無簷不擗雙耳額前綴金花正結紫帶帶末綴珠或紫皂
幅巾紫窄袍束帶丈夫或綠巾綠花窄袍巾單多紅綠色貴者
被貂裘貂以紫黑色為貴青色為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
貉毛羊鼠沙狐裘弓以皮為弦箭削樺為榦鞞勒輕快便以馳
走以鶩頂鴨頭為扞腰宋真宗景德中太常博士王曙戶部員
外郎李維往賀國主生辰還言國主見漢使強服衣冠事已即
幅巾雜番騎出獵矣

漁獵時候

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十六日然後並撻魯河鑿冰釣魚
冰泮即縱鷹鵠以捕鷲鴈夏居炭山或上陘避暑七月上旬復
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傲鹿鳴既集而射之宋真宗時晁
迥往賀生辰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鵝鴨國王射畋領帳下騎
擊扁鼓繞泊驚鵝鴨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射焉國王皆
佩金玉錐號殺雞殺鴨錐每起初獲却拔毛插之以鼓為坐遂
縱飲窠以此為樂又好以銅皮石為槌以擊兔每秋則衣褐裘
呼鹿射之夏月以布易粘帳藉草圍棊陸或于深澗之中張
鷹

試士科制

太祖龍興朔漠之區控惚干戈未有科目數世後承平日久始
有開闢制限以三歲有鄉府省三試之設鄉中曰鄉薦府中曰
府解省中曰及第時有秀才未願起者州縣必根刷遣之呈文
分兩科曰詩賦曰經義魁各分焉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
紙書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業而出樂作及門擊鼓
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試臨期取旨又將第一人特贈一官授奉
直大夫翰林應舉文字第二第三授從事郎餘並授 事郎聖
宗時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為正科法律為雜科若夫任子
之令不論文武並奏廕亦有負數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四

王沂公行程錄

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至中京又至上京或西涼淀地安州炭山長泊自雄州白溝驛渡河四十里至新城縣古督元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渡涿水范水劉季河六十里至良鄉縣渡盧溝河六十里至幽州號燕京子城就雍郭西南為之正南曰啓夏門內有元和殿洪政殿東曰宣和城中坊門皆有樓有閔宗寺本唐太宗為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又有閔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邀朝士遊觀城南門內有于越王廨為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清和後易之南即桑乾河出北門過古

長城延芳淀四十里至孫侯館改為望京館稍移故處望楮谷山五龍池過溫餘河大夏城坡坡西北即涼淀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嶼河北望銀冶山又有黃羅螺盤牛欄山七十里至檀州自入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將至館川原平廣謂之金滄淀國王常於此過冬自此入山詰曲登涉無復里堠但以馬行記日影而約其里數過朝鯉河亦名七度河九十里至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浦鼓弓連繩本范陽防扼契丹之所最為隘東然幽州東趨營平州甚平坦自項犯邊多由斯出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徧搶嶺四十里至卧如來館蓋山中有卧佛

像故也過烏灤河東有灤河因河為名又過墨斗嶺亦名渡雲嶺長二十里許又過芹菜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涉石鍊得成鐵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蹋鋌所居屋皆就山墻開門過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雖有番戶百餘編荆為籬煨鉄為金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蟇嶺九十里至鉄漿館過石子嶺自此漸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軍車者云渤海人正東馬雲山山多禽獸林木國王多于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庫小方圓總四

里許門但重屋無築堵之制南門曰朱夏門內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衢通闕望闕迎仙次至大同館其北正門曰陽德闔闔城內西南隅岡上有寺城南隅岡上有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古北口即番境居人艸庵板屋亦務耕種但無桑柘所種皆從壠上蓋虞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多燒炭為業時見畜牧牛馬橐駝尤多青羊黃豕亦有挈車帳逐水草射畋食止糜粥粝糲

富鄭公行程錄

富鄭公之使北朝也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臨都又四十里至官密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至

廣寧館又五十里至姚家塞館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里渡潢水石橋旁有饒州蓋唐朝嘗于契丹置饒州樂也今渤海人居之五十里保和館渡黑河七十里至宣化館五十里長泰館西二十里有佛寺民社云即祖州有祖山山中有阿保機廟四十里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即契丹舊境蓋其南皆契丹地也又西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于城東門曰順陽入北門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昭使宣政二殿皆東向有粘廬亦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里號涼淀在饅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艸掘丈餘即堅冰云

余尚書北語詩

余靖尚書使契丹為北語詩契丹愛之再往益親余詩云夜筵
設罷多盛也臣拜洗受賜也兩朝厥荷通好也情幹勒厚重也微臣椎魯
拜舞祝若統福祐也聖壽鉄擺嵩高也俱可忒無極也國王舉大杯謂
余曰能道此余遍卿飲復舉之國王大笑遂酬觴

刁奉使北語詩

刁約使契丹為北語詩云押燕夷夷高畢如中國報政名看房賀拔

支賀拔如報餞行三匹裂古裂如小木翬以木密賜十貔狸形

鼠而大穴居食穀梁嗜肉
北朝為珍膳如豚肉而脆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五

胡嶠陷北記

同州郃陽縣令胡嶠居契丹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畧
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
關路隘一夫可以當北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
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
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于此曰以名
山明日又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至
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此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艸不可窮極契
丹謂嶠曰此辭卿嶺也可一南望而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

往絕而復甦又行三四里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潢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陽城從此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於此其水泉清冷艸軟如茸而藉以寢亦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早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麕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堠其所向不知為南北又二日至赤崖蕭翰與世宗兀欲相及逐述律后太祖戰於沙河述律后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后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屋邑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

諸工作官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州多艸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其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裏潭始有柳而水艸豐美有息雞艸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裏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而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艸兀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太宗自此西南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林豐草珍禽奇獸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

闔明日開門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皆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因述律莖太宗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縲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二千餘家乃契丹所擄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鉄甸國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艸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韋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糜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

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稍異而人好殺戮又南至於奚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媼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無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地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軍于突厥皆與媼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復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瓠河夏秋水厚三尺春冬水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鞞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為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

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鞭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鉄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屯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是狗生女是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食熟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特與筋十餘隻令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啣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常選千里馬二十匹遣十人賣乾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徑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

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鉄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干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其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處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為記云

張舜民使北記

殺狐林

契丹主太宗怒晉出帝不稟北命擅登大寶自將兵南下執出帝并母后大臣北歸于鄴西愁死崗得疾至藥城殺狐林而崩

愁死崗者本魏朝陳思王為文帝所不容于此悲殄號愁思崗
訛為愁死殺狐林者村民林中射殺一狐因以名之

堯玄國

契丹上京曾有人忽見二青衣駕赤犢出耳中別有天地花木
繁茂云此堯玄國也

割馬肝

張舜民使契丹是時耶律永興姚跋回二人接伴舜民曰問北
馬有割去肝者遂無病能行果否答曰有之其法以酒醉于腹
間破之取去少肉然亦十喪八九

鷓巢生獵犬

舜民又問北地鷓巢中生獵犬果否答曰亦有之然極難得今
駕前有二隻其性頗異每獵而獲十倍于常犬

吹葉成曲

胡人吹葉成曲以番歌相和音韻甚妙

銀牌

銀牌形如方響刻番書宜速二字使者執牌馳馬日行數百里
牌所至如國主親到需索更易無敢違者

佛粧

北嬪以黃物塗臉如金謂之佛粧
以車渡河

過盧溝河伴使云恐乘橋危惟車渡極安且可速濟南人不曉其法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六

諸蕃記

奚國

太祖初興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後為中京詳見前志

古肅慎國

古肅慎城亦五里在渤海三十里遺堞尚在

室韋國

室韋或為失契丹之類其南者為契丹其北者號曰室韋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與契丹同夏則城居冬逐水草有南

室韋北室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人皆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以蘆葎為屋如毬車狀渡水則束薪為棧或以皮為舟馬則織草為韉結繩為轡氣候多寒田收甚薄惟射畋獐鹿為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網取魚鱉地多積雪懼陷隴穿騎木而行太祖并諸蕃三十六國室韋在其中

新羅國

新羅國在高麗國東本漢時樂浪地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文字甲兵同于中國人選壯健者悉入軍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賞羣官有大事則聚官詳議定之田甚良沃水陸兼種服色尚素婦人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為飾婚嫁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人新羅國王誦自契丹承天后臨朝入貢其後王誦為部下所殺立其弟詢契丹以王詢不進貢興兵北討十年方罷兵新羅國依舊朝貢

高昌國

高昌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度也四面多大山晉以其地為高昌郡地石磧氣候溫暖厥土良沃麥一歲再熟宜蠶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其官有八長史有五將軍又有校郎侍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契丹時一年一次朝貢進獻珠玉乳香斜合里皮褐

里絲等亦有互市其國王親與北王評價

女真國

女真世居混同江之東山乃鴨綠江之源東瀕海南鄰高麗西接渤海北近室韋其地乃肅慎故區也地方數千里戶口千餘萬無大君長立首領分主部落地饒山林田宜麻穀土產人參蜜蠟珠玉金銀細布松寔白附子禽有鷹鵠海東青之類獸有牛馬駝鹿野狗白彘青鼠貂鼠後為契丹所制擇其酋長世襲又于長春路置東北統軍司黃龍府置兵馬都部署司咸州置詳穩司分隸之役屬於契丹其後常遣銀牌天使至女真每夕必欲薦枕者其舊輪中下戶作止宿處以未入室女侍之後求

海東青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好婦人不論其有夫及閹閼高門者女真浸忿遂叛

黃頭女真

黃頭女真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真合蘇館河西亦有之有八館在黃河東與金粟城隔河相近其人慇朴勇鷙不能別死生契丹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箭驅髮髻皆黃目睛多綠亦有黃而白多者

溫熱者國

溫熱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為太祖徙置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黑水也部落襍處以其

族類之長為千戶統之契丹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則相率携樽馳馬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間令侍坐與之酒則飲亦有起舞歌謳以侑觴者邂逅相契調謔往返即載以歸婦之父母亦不為之顧留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車歸寧謂之拜門因執子婿之禮其俗謂男女自媒勝于納幣而婚者飲食皆以木器好置蠱他人欲其不驗者云三彈指于器上則其毒自解亦間有遇毒而斃者族多姓李

渤海國

渤海國去燕京東北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脚東並海其王舊以大為姓右姓曰高強楊竇烏草不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

從其主婦人皆悍妒大氏與他姓相結十姊妹迭譏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遊聞則必謀置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覺者衆人即羣聚而詬之爭以忌嫉相夸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當一虎之語自天祚之亂金人陷城慮其難制徙他所其人怨富室安居踰二百年徃徃為園池植牡丹多至二三百本有叢生數百榦者皆燕地所無終以十數千或五千賤賣而去其居故地者仍契丹舊為東京置留守有蘇扶復等州蘇與采登州青州相 每大風順隱隱聞雞犬聲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七

歲時雜記

正旦

正月一日國主以糯米飯白羊髓相和為團如拳大於逐帳內各散四十九個候五更三點國主等各於本帳內窓中擲米團在帳內如得雙數當夜動番樂飲讌如得隻數更不作樂便令師巫二十人外邊繞帳撼鈴執箭唱叫於帳內諸天爐內爆鹽并燒地拍鼠謂之驚鬼本帳人第七日方出乃禱度之法北呼此謂之妳捏離漢人譯云妳是丁捏離是日

立春

立春日嬪人進春書以青繒為幟刻龍象啣之或為蝦蟇

人日

人日京都人食煎餅於庭中俗云董天未知所從出也

中和

二月一日大族蕭姓者請耶律姓者於本處家筵席北呼此節為轄里時漢人譯云轄里是請時是時

上巳

三月三日國人以木雕為兔分兩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其負朋下馬跪奉勝朋人酒勝朋於馬上接杯飲之北呼此節為淘裏漢人譯云淘裏是兔化是射

佛誕日

四月八日京府及諸州各雕悉達太子一尊城上昇行故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為樂

端午

五月五日午時採艾葉與綿相和絮衣七事國主着之番漢臣僚各賜艾衣三事國主及臣僚飲宴渤海厨子進艾糕各點大黃湯下北呼此節為計賽籬又以雜絲結合歡索纏於臂膊婦人進長命宛轉皆為人象帶之

朝節

夏至日婦人進扇及脂粉囊

三伏

六月十八日大族耶律姓者並請蕭姓者亦名轄里討

中元

七月十三日夜國王離行宮向西三十里卓帳宿先于彼處造酒食至十四日應隨從諸軍並隨部族動樂設宴至暮國王却歸行宮謂之迎節十五日動番樂大宴十六日早却往西方令隨兵大喊三聲謂之送節北謂此節為賽離捨漢人譯云賽離是月捨是好

中秋

八月八日國王殺白犬於寢帳前七步埋其頭露其背後七日

移寢帳于埋狗頭上北呼此節為担褐妳漢人譯云担褐是狗妳是頭

重九

九月九日國主打團斗射虎少者輪重九一筵席射罷于地高處卓帳與番漢臣登高飲菊花酒出兔肝生切以麻舌醬拌食之北呼此節為必里遲離漢人譯云此月九日也又以茱萸研酒灑門戶間避惡亦有入盞少許而飲之者又云男摘二九粒女一九粒以酒咽之大能辟惡

小春

十月內五京進紙造小衣甲并鎗刀器械各一萬副十五日一

時堆堞國主與番臣望木葉山葬太奠酒拜用番字書狀一紙
同焚燒奏木葉山神云寄庫北呼此時為戴辣漢人譯云戴是
燒辣是甲

冬至

冬至日國人殺白羊白馬白鴈各取其生血和酒國主北望拜
黑山奠祭山神言契丹死魂為黑山神所管又人傳云凡死
人悉屬此山神所管富民亦然契丹黑山如中國之岱宗凡人
死魂皆歸此山每歲五京進人馬帑各萬餘事祭山焚之其禮
甚嚴非祭不敢近山

臘月

臘月國主帶甲戎裝一應番漢臣諸司以上並戎裝五更三點
坐朝動樂飲酒罷各等第賜御甲羊馬北呼此節為紗離時漢
人譯云紗離是戰時是時

治盜

正月十三日放國人做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遣北呼
此日為鶻里時漢人譯云鶻里是偷時是時

行軍

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于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
行不破便不出

午日

契丹出軍每遇午日起程如不用兵亦須排 望西南大噉七
穀言午是北朝大旺之日

旋風

契丹人見旋風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只道坤不刻七聲

舍利

契丹富豪民要裹頭巾者納牛駝十頭馬百匹并給契丹名目
謂之舍利

跪拜

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動為節數止于三彼言
捏骨地者即跪也

長白山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
人不敢入恐穢其間以致蛇虺之害黑水發源於此舊云粟末
河太宗破晉改為混同江其俗剝木為舟長可八尺形如梭曰
梭船上施上一槳止以捕魚至渡車則方舟或三舟

澤蒲

西樓有蒲瀕水叢生一榦葉如柳長不盈尋丈用以作箭不矯
揉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

回鶻豆

回鶻豆高一尺許直榦有葉無旁枝角長二寸每角止兩豆一

根纔六七角色黃味如栗

螃蜞

渤海螃蜞紅色大如椀螯巨而厚其脆如國蜎螯石舉魷魚之屬皆是

契丹國志終





